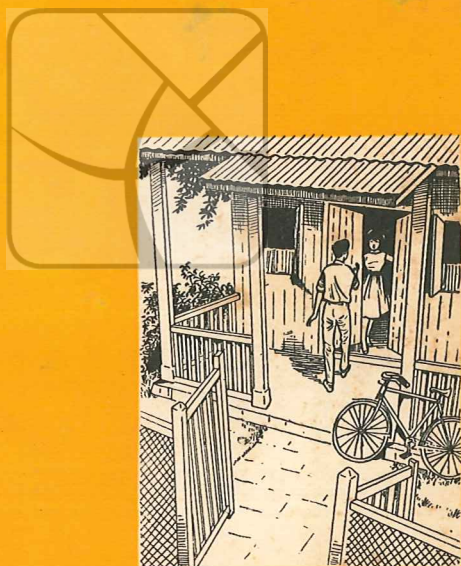


多彩的明天

海鷗文藝叢書



李叔鳴著

新島文化事業公司印行

海鷗文藝叢書

筆農編



給孩子們

(海鷗文藝叢書之三)

——梅拉女士著：通訊、小說

本書作者是目下馬華文壇知名女作家之一，亦是勤奮而成就極高的「少兒作品」的撰稿人，以前她除了出版過一冊「生命的航程」的散文集而飲譽文壇外，同時也寫下了頗多的兒童通訊和兒童小說，頗得教育界之重視，各校的小朋友更普遍地把「梅老師」引為自己最敬愛的精神上及寫作上的良師益友，現梅女士把歷年來寫給少兒們的作品精心修訂，編集成書，不日即可與讀者們見面。

多彩的明天

李叔鳴著：中篇小說（每冊港幣一元六角）

本書作者是南馬青年文藝工作者之一，李君擅作新詩，大作經常於新馬各大報副刊及馳名雜誌發表，風格新穎，情感真摯，為同好所欽，聞久將有詩集推出，而小說創作，清新樸素，另具一格，尤其這冊中篇小說，長愈四萬餘言，雖屬處女之作，但仍一氣呵成，相信李君繼續潛修，前程堪賀。

新馬文化事業公司 印贈

請購買青年作家

征雁著

後方的詩篇（再版）

H.K. \$ 1.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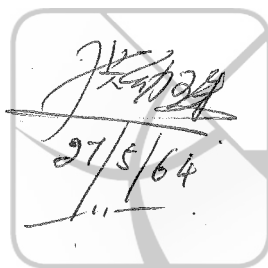
洪天賜教授捐贈

海鷗文藝叢書

筆農編

多彩的明天

李叔鳴著



新島文化事業公司印行

1964

海鷗文藝叢書

筆 農 編

多彩的明天

李叔鳴 著



新馬文化事業公司印行

Sima Cultural Enterprises Co.,

80, Cross St, S'pore-1.

Tel: 77348

新華印刷股份公司承印

香港西營盤荔安里十五號



版權所有 * 嚴禁翻印

1964年4月第一版0001-2000本

32開本40字×15行×99頁全書計59,400

每冊訂價港幣一元六角

有人說：這是個歡樂的時代，是個極文明的時代，這個世界是一塊樂土。這也是個極痛苦的時代，是個蠻無人道的時代。這個世界的大部份地方隨時都能看到欺凌和侮辱。

也有人說：這是個新的時代，是才能的最高表現的一代。慈善的人們，他們快樂樂地安居在一起，他們的生活是多姿多彩的，他們是堅強地緊抱着大我的信仰，生長於自由的熱戀的擁抱之中。他們精神突突地，步步走向幸福的前程。

又有人說：這是個古老的時代，是罪惡的最高表現的一代，殘酷無情的人們，他們昏昏迷迷，悶悶不樂地散居四方，他們的生活是乾燥乏味的，他們死死地緊抱着小我的觀念，唯利是圖，生長於死亡的麻醉之中。他們垂頭喪氣，步步走向滅亡的深淵。

就在這麼一個是新同時是舊的矛盾的時代裡面，我銷磨了十九年漫長的歲月，多少嘗試了人世間的辛酸苦辣，也曾一度做過幾許個甜蜜的美夢。

沒有錯，天下那有做不完的夢，當我從那飄渺的夢境中回來的時候，啊！現實與夢境原來是判若兩樣的。我真有點茫然。

我曾經閱讀過不少歌頌愛情的小說與詩篇，我是多麼地熱愛着它們呵，更因為我是個文藝的愛好者，且是個血氣方剛的小伙子。

不瞞誰說，我也曾暗暗地，天真地幻想過，希望有一天我也能像故事中的主人翁一樣，得到芬芳的愛情。

我也曾是個珍惜友情的人嗎？雖然說現在我已知道友情是人類中的一種最高貴的情感，也是一種鼓舞着前進的力量。

以前，我是不是以最真誠的態度去跟人家做朋友的呢？雖然說現在我已有了幾位莫逆之交。

愛情，真是個誘迷人的東西。

友情，何嘗沒有人懂得珍惜它呢。

沒有愛情的生活是枯槁的生活。

沒有友情的生活，活着又會有甚麼意義？

我是否曾嘗受過愛情的生活？

難道我不曾過着友愛的日子？

我常追問着自己：

「是不是爲了愛情而差點失去了友情？」

誰敢說我不懂得愛情？

友情是甚麼？我那會不曉得！

以往，我之所以感到生活的無味，對事業失去了信心，這一切的一切，難道不是爲愛情不成？

現在，我開始懂得認清社會的真面目，知道應該怎樣去生活，了解了我對社會對國家應盡的責任，這不都是朋友的幫助，友情的力量嗎？

今天，壁上掛着的日曆已剩下最後一張了。像往常一樣，在這麼一個日子裡，我總是喜歡整理一下我的那一間小小書房。

妹妹看我在忙着，她於是走過來說要幫我的忙；但是有一個條件，她要我於整理後，在她的日記冊的首頁題上一些句子，以資紀念與鼓勵。

爲了不掃妹妹的興，更爲了能得一個助手，我立刻答應了她。

我開始收拾案上的一些書籍。

妹妹忙着整理抽屜裡的一堆亂七八糟的信件及相片。她一邊工作一邊提出一些有趣的問題來問我；我一面工作一面只好忙着回答她的問題。

這當子，我的書房已不再是一間寂寞的小書房了，妹妹的歡笑聲不時在浮盪着。

『哥哥，這張相片是誰的？』妹妹手裡拿着一張八寸的相片，轉動着兩顆烏溜溜的眼睛問我說：『這位姐姐很漂亮，爲什麼不把它裝進鏡框掛到壁上去呢？』

我不言語。

『要是能把她娶回來做嫂嫂該多好啊！』妹妹又天真地叫嚷着：『回頭我還要拿去給爸爸媽媽看。』

『多嘴，你這小鬼懂得甚麼？』我把她瞪了一眼，伸手接過了相片。

『呵！』我輕叫了一聲，當我看見了那張相片的時候。

『怎麼啦？哥哥，是誰的？……』妹妹不知問了好幾回了。

我沈默着，雙眼老是注視着它。

這當子，我不禁泛湧起陣陣憶念的思潮，過去的事又斷續地影映在我的眼前了……。

那是一個明媚的早晨，我騎着單車，按着抄來的地址，去造訪一位搬家不久的老同學

——陳仁才。

好不容易，我才找到了陳同學的住宅。

我敲着門，站在石階上，一手拿着手絹在揩臉上的汗珠。不久，我聽到了屋裡腳步聲，接着，是幾聲清脆而嬌嫩的女人的應聲。門終於開了，啓門的是一個年紀輕輕笑容滿面的少女。

『李先生，歡迎！請進來吧，仁才在里面。』是輕輕的聲音。

『哦！好的，好的。』我有點不自然的應着。之後，我又微笑地向她點點頭。這麼一來，我的驚奇可不小呢。想一想，難道這少女會認識我嗎？

『不！』我在心裏肯定地說，我又不曾見過她的呵。

『那麼，準是有人告訴過她的，一定是仁才。』我又對自己說。然而，我的猜想全都錯了。後來我才明白，原來是她看過我送給友人黃大福的照片的。我很佩服她的記憶力。

經過了陳同學的介紹，我才知道她叫周菁華，福海汽水廠的書記。

當介紹的當兒，她仍舊笑着，笑得像一朵含苞待放的百合花，是多麼的溫暖與甜蜜呵。她還伸出一隻潤滑而白嫩的手來，于是我也大胆地將手伸過去，這是我第一次跟小姐們握手，難怪，我當時心裡頭會起了一種莫名的激動。

不知怎的，菁華給我的印象竟和我對一般少女的印象截然兩樣。她有一個蘋果般的臉，這臉看來是多麼的誠實而親切，她的身段不很矮，我想，無論是誰看來，也會說這是一種很嫵媚的身材哩。她那纖細可愛的眉毛加上那雙烏溜溜的眼睛，蘊藏着無限的神秘，閃耀着青春的光芒。她身上的一股特有的青春活力，不時放射出一股股五花十色的光輝來。

在我眼中，菁華是個多麼不平凡的少女。我真有點迷惑了。

跟老陳寒暄了一陣，于是我和菁華就開始打開了話匣。

『聽說李先生對文藝很有心得，而且在報章上經常有大作發表？』她先看了一看老陳，眼光就一直向我射來，『有機會我很想拜讀，有這榮幸嗎？』她柔和的說着。

『我不過喜歡看看書，偶而也學習寫點東西，不過都是不像樣的。小姐也喜歡文藝的吧？』我笨拙地笑應着。

『倒可以這樣說的，可是，對這一門我可沒有皮毛的認識，』她歇了歇又說：『如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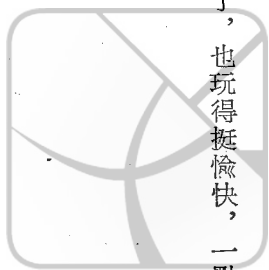
李先生不棄嫌的話，倒想領教呢。」

我緘默了好一會，仔細地觀察了她底態度，我發覺她的一切是那樣的誠實、純真，我不禁對她更加好感。

但是我說：

「這不敢當，充其量，我只是個文藝的愛好者吧了，再說，既然我們是朋友了，有機會大家一塊兒學習好了。」

漸漸地，我們談得更投機了，也玩得挺愉快，一點兒也沒有拘束。



四

打從那個時候開始，我和菁華每星期總是互相往返拜訪了好幾回。當我們在一起的時
候，都是有說有笑的，感到特別有趣和親切。

我開始深深地體驗到，像周菁華這樣的少女，正好似一朵含苞待放的百合花，她有孩
子們特有的天真和活潑的品質，充沛着無邪與爛漫的神采，正是需要陽光和水份的時候呵。
她不但稱得上是個美麗的安琪兒，且生的頂聰敏，有敏銳的理解力，這真使我暗暗地驚佩
着。

是在我認識她半年以後的一個傍晚，當我放學回來的時候，我看見菁華已在客廳裡坐
着。我發覺她今晚的神色和平時有點差別，好似有什麼得意的事情。

我忖度着：『這小鬼莫不是領到了薪水？』因為半年以來的經驗，每當她領到薪水的
時候，總是顯得格外興奮。

她看見了我立刻站了起來，臉上呈現着可親的笑容；但不時却輕微地囁囁着。

我笑笑地向她打個招呼。陪她坐在沙發上。同時帶着等待她說話的神色注視着她。

『友鳴，』良久，她才迸出了這麼一句，過後，她稍微低下了頭，雙手在玩弄着垂在胸前的兩條粗黑的辮子。

我帶着好奇的神情，焦急地想知道她要告訴我的一些不平凡的事情。

『你今晚得空嗎？』她終於又啓口了。

『有的，我沒甚麼事。』我不加思索地應着。

『哪可好極了。』她聽了我的話，高興到甚麼似的，差點兒竟像孩子般天真地拍起手來。

『今晚我請客，』她不等我說話又繼續地說下去了：『咱們到「國泰」去看一場電影，回頭再到「丹戎」去宵夜，看你呵，還不快去換衣服，票我已經訂好了。』

聽了她這一番話，我心裡在想，不和她去看行嗎？我可從來沒有和女朋友去看電影呢；但，人家是一番誠心好意要請客，拒絕了豈不是掃了人家的興，我看，還是和她去的好。

『是哪一部電影？』我問。

『「有女懷春」。』

『哪家公司出品的？』我素來認為，健康的製片公司一定會製造出健康的影片。

『長城公司，』她告訴我：『演員有傳奇、陳思思、張冰茜、關山和龔秋霞等位。』

這些條件已經足夠了，有好公司和好演員，難道我還會不去看嗎？

『菁華，』我柔和地叫了她一聲，故意將話題扭轉一下：『今天廠裡發薪？』

『要不是發薪，我哪來的錢請客？』她接着像有點着急地問：『說真的，到底你去不去？』

『去的，當然要去，有免費戲好看，又有美麗的姑娘陪伴着，何樂而不爲呢？』我沒把這些話全部道出。

看過了戲，宵過了夜。在歸家的路途上，我挽住菁華的膀子慢條斯里地走着。

在緘默中，我迸出了一句話：

『菁華，有生以來我今晚玩得最高興。』

『是真的？』她應着，微微地聳聳肩膀，帶着興奮的神情望着我，最後她說：『我也玩得頂高興呢。』

我不說話了。我情不自禁地握緊着她的一只白嫩而可愛的手，還不時偷偷地注視着她，這時心裡激起了一種莫名的感覺，整個心靈是被一種美妙的幻想所包圍了。我覺得我是幸福的，不是嗎？幸福的火花早已在我心裡燃燒着。呵，美妙的幸福！

『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我肯定地對自己說。奇怪？爲甚麼路上的行人，幾乎個

個都向我投着羨慕的眼光。

我拒絕了很多向我兜生意的「德士」，因為我喜歡在銀色的月光下漫步，我要珍惜這難得的良宵的呵。

我發覺到我是被菁華吸引住了，這不單是她那充滿着魅力的苗條身材，且是她那純樸的靈魂呵。

回到家裡，我衣服也不更換就躺在牀榻上，想起剛才的情景，一股微妙的熱力竟像電流一般地傳遍了全身。我微笑着，在黑暗的天地裏重複地、輕聲地呼喚着那純樸而美好的靈魂。

「菁華，你真是個人間的安琪兒。」

「菁華，你那蘋果樣的臉兒，遠比蘋果還甜呢！」

「菁華，你那磁鐵似的吸引力刺激了我！」

「菁華，假如我們能夠永遠生活在一起，那該多美好呵！」

這夜，我做了一個甜蜜的美夢。

五

我的生活開始變了色。我的情感之海也開始掀起了陣陣波浪。

以前，我感到生活是贖不清的債，人間是個大地獄。現在，我却覺得生活是幸福的源泉，這個世界真是個迷人的天堂。過去，我大約每星期才和她會一次面。于今，我一天不見她的面，心裡頭就覺得癢癢的，頗不舒暢。

真奇怪，夜以繼日，菁華的影子總在我心坎里纏繞着，這是甚麼原因呢？

不知怎的，我竟開始關心起她了。我也關心起她的母親——周大嫂，一個五十開外半新不舊的婦女。近來，我們之間的談話更顯得投機哩。我想，這該是一種好現象。

我也加緊閱讀如「戀愛指南」、「少男少女理想中的對象」這一類的書籍。我甚至也注意到其他少女來了，我傾聽她們說話的聲音，哈，菁華的聲音是最甜美的。我觀察她們走路的姿態，嘻，有誰能比得上我的菁華那麼婀娜多姿，步步生蓮華的呢？我也注意到她們的一舉一動，即使是輕微的動作，我覺得她們要是和菁華比較一下，一定會顯得很遜色的。總之，菁華在我心目中是個完人，呵，我可愛的安琪兒。

說有笑的，顯得比其他人更興奮。

我已不再是個沉默寡歡的人了。我剷除了一切不良的習慣，連同抽煙在內。我不知道是不是爲了要討菁華的歡心？

這是愛的力量嗎？我常這麼追問着自己。



說實話，以往，我的性情是很古怪的，我不喜歡跟朋友們過着有趣的集體生活，我平常喜愛躲在書房裡，靜靜地閱讀一些書籍。我時常對友人搖頭嘆息地說：

「唉！什麼是人生，我可不懂，總之它是不值得留戀的。」

有時，我也喜歡學習俄國盲詩人愛羅先珂君的話腔向友人訴苦說：「寂寞呀，寂寞呀，在沙漠上似的寂寞呀！」

因爲這樣，我也往往受到友人的勸責和批評。他們似乎對我的人生觀覺得很不滿。

有的說：「老李，難道你真的要做十九歲的老頭兒嗎？」

再有人說：「我們是才能的一代，是幸福的一代，只要敢面對現實，存有希望，那怕會沒有光明？會沒有幸福？」

又有的說：「人生不是生來享樂的啊，我們應該做個生活的優秀戰士才對！」

更有的說：「如果人生是一把火，哪！我要告訴你，你的火正是要燃得最猛烈，最光亮的時候了，難道說，你會傻到去把它息滅不成？」

如今，我內心的煩悶已逐漸跟隨着臉上的愁雲的消逝而消逝了，取而代之的是開朗的胸襟。

我的體重也開始增加了，我的臉上不時堆滿了笑容。跟友人在一塊兒的時候，我是有

六

是一個難忘的傍晚，我在家裡閒坐着，覺得怪無聊的。

「咯！咯！咯！」先是一陣敲門聲。

接着，「友鳴，友鳴在家嗎？」是一個熟悉少女的聲音，我應聲啓開了門。

「菁華，原來是你，甚麼風吹你來的？」一見了她，頓時像服了提神劑似的，覺得精神馬上煥發了起來。

「是東南西北風。」她笑着走進了門，俏皮地叫嚷着。

「今晚沒出外嗎？」她接着又說，可是當她看見了我桌上排着的幾本「戀愛經」的時候，她就馬上換了話題：「原來是在研究這門學問的，真不愧一個學者呵！」

我不答覆她，因為我覺得她明明是在開我的玩笑。

「友鳴，我會打擾你嗎？」她又親切地說着，目不轉睛地盯住我。

「我是在看書的呵！」我正經地說。

「那麼我是該走了。」她站了起來，表現出欲走的樣子。

『何必這樣呢？菁華，我是多麼地期望着你來呵，爲什麼你竟突然要走哩？書我現在是不想看了，橫豎明天是假日。』我笑着，帶着一種好像求情的語氣說。

這麼一來，菁華又坐了下來，她的嘴唇輕微地啓開着，在那上面，掛着一絲愉悅的笑意。

『菁華，打開天憲說亮話，今晚你有何指教？』我惶惑地問着，目光直投射到她的身上。

菁華只管把頭放低下去，不知是在思索什麼。良久，她才慢慢地抬高起來，她的明媚的雙眼也開始放射出可愛的光輝。我趁着這當兒偷偷地端詳了她一番，『呵！』我在心裡驚叫了起來，她是比從前來得更美麗而可愛了，她的嫩滑而皙白有如夏天的白雲的皮膚正發出光彩，她的那只微微隆起的優美的鼻子，掛在她那嬌媚和甜美的臉龐上是來得那麼勻稱，她的上衣很緊，裸露出一雙壯健、圓滑而雪白的手臂，她那高聳、成熟、豐滿的乳峯，好像要突衣而出。

『快別說什麼指教啦，你去換衣服吧！等會兒到街上去蹣跚蹣跚，怎樣？』她和緩而親切地說着，好像是在哄着小孩子。

『好的！』我應着，如魚得水般的快活。

真想不到就在這當兒，忽然傳來了陣陣敲門聲，這聲音煩擾了我，這可真像是一盆冷水潑在我興奮的頭上呢。是的，在要出門的時候，我是頂討厭有客人來訪的。

『是誰呵？』我有點憎厭地叫着。

『友鳴，是我。』是陳仁才的應聲，他接着問：『菁華來了沒有？』

『怎麼這傢伙知道菁華會到我這兒來呢？』我想：『莫不是菁華也去邀他？』我沒有心思去追問這些，只是默默地啓開了門。

我拉了張椅子，冷冷地對他說：

『老陳，坐吧。』

仁才並沒有坐下，却一直微微地斜瞟着我，偶爾他也看一看菁華；最後他走近了我，伸出右手輕輕地拍了拍我的肩膀說：

『怎麼到現在還沒換衣服？眼看就要七點半了。』他接着又對菁華說：『你還沒告訴』

『早就說過了。』她應着。

這個時候，我才明白原來有第三者會加入我和菁華的「拍拖」，於是對遊玩的興頭，我是怎樣也打不起來了。

『對不起，菁華，我突然之間竟覺得不大舒服，我不去了。』我含深意的說着，只管把菁華盯了一下，意思是在說：『菁華，你也不要去！』其實，我好好的身子怎麼會突然不舒服呢。當時我竟會對多年的老同學討厭起來，難道說我是真正懂得「愛」了？或者我是個古怪的人？

是不是我沒用語言表達出我這意思，以致菁華才不懂，抑是她懂得却裝作不懂，我一時找不出答案來。

菁華不期然地和我的眼光碰了一下，看來，她似乎有些慌張；她用一種極親切的聲音反覆地問我：

『友鳴，你不是答應說要去的嗎？好好的怎麼又變卦了？』
頓時，我感到無限的害臊與煩悶；我低下了頭，不敢向周圍迴望一下。

『友鳴，怎麼了你？快別這樣了，是生我的氣吧？聽我的話，有事慢慢再談，我們一塊出去玩吧，如果我有什麼地方使你不高興，請你先接受我的道歉，等會兒你們就罰我請客好啦。』仁才是很鎮定的，從他的言語中，一點也發覺不到有什麼不安的痕跡。

『別嚕嚕好不好！我是決定不去了。』我不耐煩地說。那當子；我真是個粗野的人。
『你們別等我啦，我不是跟你們說過我身體不大舒服的嗎？原諒我失陪了。』我又埋

怨似的說了一句。

這當兒，菁華站了起來，仁才就走過去拉着她的手，他蹙蹙着額，壓低着聲音說：

『菁華，友鳴的脾氣就是這樣的，我們還是走吧，改天我再來找他談。』

我和菁華不言語。

『友鳴，請別冒火，既然你身體不大舒服，好好的在家休息一下吧，我們走了，明天見。』仁才又轉過頭向我說。

『友鳴，我也走了，請別生我的氣啦！』菁華勉強堆着笑容，斷斷續續地說。終于，他們走了。

一種不愉快的感覺開始跑進我的心胸，我開始嗦嗦地顫抖着，然而並沒有絲毫懊悔的情緒。

我木鷄似的坐在椅子上，呆呆地對着啓開着的門注視，直到妹妹經過的時候，我才沒精打彩地對她說：

『妹妹，把門關上吧。』

我換上了睡衣，躺在床上竭力想睡覺；然而我的思潮又起伏了。我開始想着，我想
到仁才，想到菁華，我想到……………

『難道仁才也愛菁華不成？』

『菁華會不會愛我？』

『不！仁才那裡配得上，再說，菁華一定是愛我，她絕不會去愛上仁才的。』我慰藉着自己，喃喃自語着。

我心裡又激起了一種奇妙的變化。我感到悲哀，焦灼與不安，我似乎又覺得有無數的毒蛇正在我心裡啃咬着。

壁上的掛鐘已指着十一點了，那沉重而有規律的音調，更使我增加了空虛和煩悶的感覺。

無論如何，我再也躺不下去了。我從床上爬了起來，走近窗前，藉着明亮的月光，眺望那一片青綠如茵的草地，我深深地吸了幾口空氣，頓然，我感到舒暢許多了。

周遭是寂靜的，只有三三兩兩虫兒的鳴叫聲。于是，我沉思着，接着，我有所感慨，輕輕地吟着：

蟲兒呵，

難道在你們的世界，

也有悲哀和煩悶的嗎？



.....

七

新的一天又展開了，萬物都沐浴在可愛的晨光裡，顯得頗生氣的；那小草上的露珠，在陽光中漸漸的隱沒了去。

這天是星期日，由於最近幾天來心情頗不寧靜，所以我遲遲才起身。用過了早點，我在往公園的路途上走着。我想找一個較幽靜的地方，鬆弛一下煩囂的身心。

不懂得是什麼緣故，記憶的波紋竟清楚地湧了起來。前晚上在家中跟仁才和菁華鬧的別扭，任何一個微小的情景，都先後一一地浮現了出來。

『煩悶！』它像火一般地，更好似毒液一樣地在我底血管裡奔騰和激蕩着。我雖然竭力去避免愁悶的感覺，但是，我的心老是不肯聽從我的命令，我覺得我是個戰敗者了。唉！

『友鳴，』偶爾一聲熟悉的聲音闖進了我的耳朵，我怔了一下，站住了脚步望望四周，有所悟的應着：

『哦，仁才，是你。』

『到公園去嗎？』他問。

『是的。』

『昨天我本來想到府上找你，無奈沒得空。』

『哦，是嗎？』我淡淡地說。

『我有件事要跟你談。』他又正經地說。

『跟我談談？』我故意顯露出疑惑的樣子，其實，我早已知道他是要跟我談些什麼的。

『是的，友鳴，我想掃除我們彼此間的誤會，你知道我們從小就是好朋友，好同學，所以，我們不應該因了芝麻小事就鬧翻起來，友情是值得珍惜的。』他歇了歇又說：『那晚上的事，就算我們都有錯，都應該負責任。可是，我始終不明白，爲什麼因了我，你就臨時變卦呢？告訴我吧，友鳴，有苦衷儘管說好了，難道我們做了這麼多年的朋友你還不信任我嗎？站在朋友的立場上，我希望能分担你一份痛苦，友鳴，你告訴我吧！』

我把仁才的話當作耳邊風。

『我不高興跟你談這個。』我只管粗聲地說。

『友鳴，你是不應該這樣對待你的老朋友的，你還是坦白告訴我。還恨我嗎？』仁才好像是在懇求我。

『仁才，別婆婆媽媽啦，你捫心自問吧！』我有點不爽快：『爲什麼你要破壞我和菁』

華的感情，你到底懷什麼鬼胎？」

「這話怎麼說的？友鳴，你冷靜一點。」仁才拉了拉我的手：「我難道是那種人？你聽我解釋好嗎？」

「我愛菁華，菁華也愛我，我不高興第三者闖進我們的天地裡去，戀愛是自私的，第三者闖進就會造成悲劇，難道你不懂嗎？」我原想這麼對仁才說，但一想，認為還是不說爲妙，于是我就保持沈默了。

「事實明明排在眼前，還要強辯嗎？你要解釋，對你自己去解釋好啦！」我心裡早有點惱了，下意識地想：狡猾的仁才，何必在我面前假清白呢！鬼才會高興聽你解釋；我實在是忍耐不下去了，所以才這麼不客氣地對他說。

仁才聽了我的話，臉色馬上變青了，他微微啓開着口，好久好久說不出話來。但他還是走近我身邊，將我的右手緊緊地握着。這時，他嘴裡只是不停地說着：

「友鳴，你誤會了，你竟變得使我不相信你就是友鳴。」

什麼是友情？朋友是什麼東西？這個時候，我實在管不了這許多。

我的血液一直往上升，我不管三七廿一，恨恨地把仁才的手摔開，我一面走着一面對

他說：

「算了吧，仁才，別給我來這一套，弄清楚點，眼睛沒貼「STAMP」(郵票)嗎？難道我是個吃香蕉的小孩？告訴你，回家多吃點葱吧。」

說畢，我擅自走開，再也不願去理睬他，也打消了到公園去的念頭。



這天，又是個明媚可愛的早晨，我決定去拜訪菁華。很巧，菁華正在門口迎接我，她對我微笑一下，就轉過頭向屋子裏叫嚷着：

「你看，我們剛提起友鳴，友鳴就來了。」

我慢條斯理地走着，畧帶着疑惑的神情望着她。

我走入大廳，不幾步便看見一個青年從椅子上站了起來，他有一張長長的臉，黃中透黑的皮膚，高大而壯健的個子，一對明亮而畧似三角形的大眼睛，在那上面，配掛着一副極美觀的深度的近視眼鏡。他微微地向我點了點頭。

我停住了脚步，也向他微笑地點了頭。

起初，他把我呆望了一下，之後，他驚喜到什麼似的叫了起來：

「友鳴，果然是你，我差點兒認不出了，你好嗎？」

我再詳細地把他觀望一下，之後，我來不及回答他的問候，只是愉快地說：

「黃大福，你幾時回來的？」

『快兩星期了。』大福說。

這時，我倆緊緊地握着手。

『濶別五年，一切都變了，友鳴，那時你還是一個不大懂事的孩子，』大福像有所感慨地說：『你竟長得和我一樣高，今年幾歲了？』

『十九歲，是個大人了。』我故意把大人這兩個字說得特別响亮。

『哦，對，我倒忘了，我是長你四歲的。』

大福于是拍了拍我的肩膀，顯得頗愉快的。

『大福，你長得比以前更結實了；』我接着扭轉話題：『怎麼不到我那兒去坐？』

『我剛才正想去的，』他轉過頭望了菁華一下，『誰知我在半途遇到了菁華，就被她先拉來這裏。』

『大福，真是英雄難過美人關呵。』我裝作有點埋怨似的說。

『友鳴，你壞！』菁華突然插了嘴，她淘氣地笑着，美麗的臉龐籠罩着一道喜悅的光彩，顯得更加動人。

大福也笑了，像很開懷的樣子。我也跟着笑了，可是我心裏並未曾笑過，因為我一時無法屏絕一切雜念。

我們寒暄了一陣。大福告訴我，他這回來是要和菁華在「福海汽水廠」工作，薪金雖然不多，可是在這人浮於事的社會上，這次要不是菁華介紹，恐怕再等一年半載也沒工作呢。

「你在K埠不是在教書嗎？怎麼竟不幹了？」我知道大福自從前年高中畢業，就一直在K埠某小學執教鞭，這回他會來此地做工，實在使我覺得驚奇。

「唉！說來話長，」大福嘆了口息，思索般的說：「上個月我就被解聘了，理由是我的教法有問題，沒有資格爲人師表。在這種社會上，我真如啞子吃黃蓮，有苦說不出呵。」

「我才不相信你沒資格爲人師表，真是豈有此理！」我只能說出這句話來慰藉他。

「友鳴，其實，我也不承認自己沒資格的呵，自問這一兩年來，對於學校給我的工作，事不論大小，我無不盡責任去做。」大福昂然地說：「只因我沒有裙帶風，不肯去奉承董事老爺，不願意規規矩矩做個木頭人。」

「這個世界有時就是這樣矛盾，你越盡責，越懂得自愛愛人，對本身就更沒有好處。」我慨然地對大福說。

「可是，我們應該活得更堅強，從苦難中去鍛鍊我們自己！」從大福堅強的語氣，我相信他有堅強的品質，不屈不撓的信心。

九

前天，從黃大福的口中得來了消息，說周大嫂近來身體欠佳，菁華也正因了母親的健康而煩惱着。

今天，我攜帶了一盒餅乾和幾粒水果向周大嫂請安去。

『歡迎歡迎。』菁華一看見我，就笑着把我帶進客廳。

我安祥地坐在椅子上，在菁華身上打量一眼後說：

『菁華，幾天不見，你是有點消瘦了。』

無可否認，看到自己心愛的人有點消瘦，我心裏不覺有不悅的感覺了。

『是嗎？』她淡然地對我笑了一笑，接着像是訴苦般地說：『這幾天來我媽媽身體不

好，我的心煩死了，睡眠不足，胃口也不好。』

是的，這應該就是她所以會消瘦的原因了。

『伯母有看醫生嗎？』我問。

『看過了。』

『醫生怎麼說？』

『他說注射一針，吃點藥，休息幾天就會好的。』

『所以，』我順口說：『菁華，你應該放心啦，自己的身體也要懂得珍惜，千萬不要鬧出什麼岔子來才好。』

之後，菁華陪我到房間裏去問候周大嫂。大嫂本來對我是有好感的，加上今天我特地來探候她，所以她對我顯得更親切了。

『媽，友鳴還給你帶來餅乾和水果呢。』菁華很得意地笑着對她母親說，她的聲音清脆得真像敲碎着的冰塊。

『友鳴，真不好意思，使你破費，』大嫂露出慈祥的笑容，聽她的聲音，使人覺得好像是在聽自己母親在說話。她說：『其實，我並不是害什麼大不了的病，只不過覺得有點不舒服吧了，你肯來看我，已經是很感激啦。』

『伯母，你對我那麼好，來看你是應該的，至於那區區之物，又算得了什麼呢？』我看準了這珍貴的時辰，無論如何也不肯鬆懈每一分可以獻出懇勸的努力，因為我早已暗戀着她的掌上明珠我的安琪兒菁華；我要滿足大嫂心靈上的需求，所以儘量說了一些取悅於她的話，我想，如果能先爭取了大嫂，那麼，在這麼一種優越的形勢之下，將來我要向菁

華追求，不就可以採取內外夾攻的戰畧嗎？這樣，成功的希望不就更有把握。

在菁華家裏用了她爲我特地做的點心，她就一直陪我在屋前的小花園裏玩賞着她所種的各種花卉。

『這朵菊花很美。』她指着一朵白色的菊花說。

『而且很純潔，』我含深意地說：『現在正是它的黃金時期，如果沒有人懂得去欣賞，讓它白白凋謝該多可惜呀，菁華，你說是不是？』

『不知道！』她只管嫣然一笑，雙手又去玩弄一朵紅艷的玫瑰花。這時我覺得很沒趣，心想，這小妮子可真古怪呀。

『友鳴，你喜歡玫瑰嗎？』不久，她竟這麼問我了。

『不知道！』我故意學她剛才的口吻說，我覺得我是報復了。

『你真的不告訴我？那我不來了。』她嘟起了嘴，看看是在生我的氣。

『好，好，我說，我就說！』唉，沒辦法，我只好賠小心地說：『我是很喜歡玫瑰的。』

『你不怕它的刺嗎？』她那烏溜溜的眼睛老是注視着我。

『就是因爲它有刺，採花的人要特別小心，所以就更顯出它的可貴了。』

『好利害的一張嘴！』菁華微微地點了點頭，看來她是同意我的見解的。

這當子，我心裏竟激起了一種異樣的思想，我覺得這是我向菁華表示愛意的時候了；但，看着她矜持的態度，我怎樣也提不起勇氣來，唉，我這沒用的男人呵。

回到家裏，我提筆就給菁華寫一封信。我告訴她，矜持固然是少女的特質，但我始終懷疑過份矜持的好處。我說，我是深深愛上她的，從我認識她的那一刻起。我還說了一些道理，叫她對我不要再遲疑，要她果敢地接受我給她的愛，因為我自認是真心地愛着她的呀。

寫完了信，原想立刻就給予付郵；可是，我的疑慮來了，我想，這樣突然對她表示愛意，會不會是粗線條的作風？如果她對我還沒有什麼深刻的印象，那麼，這不就是弄巧成拙了嗎？

結果，我撕碎了那封信，我覺得還是等待機會當面對她表示來得好。

光陰比什麼都過得快，半年的時間不覺又過去了。

這半年來，我對仁才的感情已漸漸惡化了。仁才每回看見了我，總是對我要求給他一個解釋的機會，可是我每次都拒絕他，因為我早已覺得他的解釋對我已是多餘。

以前，我只覺得仁才是我惟一的情敵，可是現在我不得不又懷疑起黃大福來了，因為他經常去找菁華，而且菁華每回在我面前，總是大大的稱贊大福是個怎樣有爲的青年。再說，由於他們是同事，彼此接觸的機會當然是很多的，一個是血氣方剛的年青夥兒，一個是脫畧大方，熱情奔放的大姑娘，我想，日子久了他們是難免會發生感情的。我怕。

在一個雨過天青的下午，因好幾天沒看見菁華，我又決定去探訪她了。

這回，巧得很，我又在她家裏遇到了黃大福。彼此互相問好之後，就談了好一陣無關痛癢的事情。

『趁着友鳴也在這兒，我想跟你們商量一件事情。』不久，大福一本正經地說：『相信你們是肯合作的。』他于是把眼光放射到我與菁華的臉上，好似在等待着我們的答覆。

『只要幹得來，我當然是答應的。』菁華快馬加鞭地應着。

『只怕我不能勝任，我在很多方面都不如你們呢。』其實，現在我已經沒有什麼心思做事情，這不過是我故意說出來的遁詞吧了。

『事情並不如你想像的那麼困難，友鳴，別這樣說了。』誠然，大福對我剛才說的話是覺得不滿意的。他歇了歇又說：『我們廠裏昨天發生了事情，你知道嗎？』

『是真的？是什麼事呵？』我又對菁華說：『怪不得這幾天你沒來我家。』

大福告訴我：『前星期，廠裏開除了五位因病而來不及請假的工友，而對我們這些工友竟加長了工作的時間，可是工資却分文不加，你看，這是多不合理呵，再說，我們又不是機器，加長工作時間對於我們的身體是很受不了的。』

『大福，原來你是要談這個。』菁華不知在什麼時候插進了嘴，『於是我們決定要罷工，罷工是爲了正義而做出抗議的表現。』

向來我認爲，在這麼一個複雜的社會，勞方和資方隨時都要合作，罷工是件不討好的事情，如果不是萬萬不得已，罷工是要不得的。我反對一切輕易的罷工，我明白一旦罷起工來，無形中對社會國家就增加了損失。

大福又繼續說：『所以，我決定在最近和幾個志同道合的朋友從思想方面去開導他們，

可能的話，在物質上也幫忙他們一些。友鳴，我的意思是說，你是個知書達理的人，在學識上是會比一般工友來得強的，所以希望你能參加。」

「仁才一定會參加的。」菁華又插了一句。

「是的，我昨天已跟他談過了。」大福應着。

我這時的心思是跟大福他們相反的，我腦子裏只是在想，如何先驅走了大福，找個機會好好地跟菁華抒一抒我蘊藏在心坎底的話。

「我自己的事情多得很，我的事情恐怕都攪不清，那有閒暇去跟你們參加什麼無聊的「屁事」。」我對自己這麼說。

答應參加嗎，這不是違反了我的心思，我想，不答應參加嗎？準會引起他們對我的反感。

這，一時叫我怎麼辦呢？

唉，我是如何的狼狽呵。

菁華正帶着焦急的神色注視着我，這樣，反而增加了我的爲難。

大福却一直對我微笑着，我看，這傢伙是不懷好意的，難道他已經知道了我的底細不成？

『是不是一時難以決定？』大福終於啓口了：『就這樣吧，待會兒回家想一想，改天通知我好嗎？』

『也好。』我順水推舟地應着：我頓時興奮了起來，因為我總算已經解了圍。

『可是，友鳴，對這件事，可千萬不好勉強呵。』大福於臨走的時候這麼叮囑了我一句。

『這你放心，我知道。』我倚老賣老地說：『這個我還會不懂嗎，我絕不會像一班只懂得以感情做事的人那樣。不瞞你說，我做事情是要仔細考慮方才肯動手的，所謂三思而後行。』

『考慮是正確的，可是，要是正義已明明排在眼前，我們却還在遲疑，還在猶豫不決，這可就不對了。』大福走出了門限，竟回轉頭來對我這麼說。

今天是公共假日，由於大嫂懇勸的挽留，我終於在她家裏用午餐了。餐後，我和菁華就一直在分析左拉的「貓的天堂」。

今天，菁華精神飽滿，加於她對那篇文章有很好的預備，且她的理解力很强，因此，她總是滔滔汨汨地發表着言論。她說：

『生活的方式只有兩種，一種是堅強的，另一種是懦弱的，前者是幸福自由，後者可

是無聊恥辱。……像故事中的主角，那隻安戈蘭的貓，它雖熱愛自由，可是却不懂得自由到底是什麼東西，滿以為「自由」是不用付出任何代價而能輕易得到，這是多麼幼稚與愚蠢的想法哩。後來，它因吃不了苦，經不起現實的考驗，不敢面對着苦難努力去奮鬥，它的「天堂之夢」終於破滅了，而它又卑鄙地去過着奴隸似的生活，當人們的玩物，去享受那煮得半熟的，帶着鮮血的肉。友鳴，你看，這不正是對一般懦弱者的「一種大諷刺」，難道沒有給我們很大的啓示，使我們對生活有更深一層的認識嗎？」

我深深地佩服菁華的見解。

今天，我的精神比不上往日來得寧靜，因為我腦子裏不時在想，要怎樣向菁華傾吐我對她的愛，說實話，對那一篇作品我是談不上有做什麼預備的。有嗎，只不過在昨天晚上粗略地閱讀一遍吧了。這樣一來，在分析作品的過程中，我沉默的時候就比說話的時候來得多了。

約莫在四點半的時候，我和菁華雙雙出現在公園裏。

公園是一片綠蔭，空氣新鮮極了。

下午的天氣真是個好天氣，陽光斜照在樹梢上，它竟把樹木披上了一件薄薄的金衣，美麗極了。

微風習習的吹拂着，它討了花兒和草兒的喜歡，你瞧，他們不是在跳着歡樂舞的嗎？今天的遊人可真多哩，其中以「拍拖」的青年男女佔多數。

樹幹上，偶爾也有三兩隻猴子，頑皮地跳蹦着。

『這種風景多迷人呵！』我在心裏叫嚷着。

菁華顯得格外高興，她邊走邊哼着美妙動聽的歌兒。我一直望着她天真健美的倩影，倒映在柔和金黃色的陽光之下。

我沉思着。

戀愛究竟是什麼東西？我是不是在戀愛？誰是我理想中的對象？難道不是菁華？

菁華的祖籍是廣東，我是福建，難道雙方家長不會反對我們的結合嗎？不！只要我愛她，她也愛我，我們又何必多管這個呢？

哦，菁華不是比我大一歲嗎？這不是有點不妥當？不，絕對不要緊的！難道太太就不能比先生長一歲嗎？是呀，安妮不是比她的丈夫威廉、莎士比亞長八歲的嗎？

可是，不知怎的，我可有點迷惑了。一種不安，猶豫的感覺，暗地裏竟在我的心田上滋長着。我一直想趁着這難得的機會向她傾吐一下我對她的愛慕，然而，我底咽喉不知在何時梗塞了什麼東西，我好多次只是囁嚅着。

『要是菁華拒絕了我對她的愛，可不是創傷了我的自尊心？』我心裏在想：『哦！一定不會的，我深信她一定也愛我的，從她的眼睛中不是可以證明的嗎？』

最後，我算是鼓起了莫大的勇氣，我終於啓口了。

『菁華，我……我想……』我期期艾艾，斷斷續續地說，下文可沒有下落了。我只好咒罵自己，早知道會有這種場面，何以不先在家裏好好練習一番呢。

菁華見到我這種欲言又止的難堪神色，她先是愣了一下，過後，就一直把兩道溫柔的光芒愛撫在我底臉龐上。

『友鳴，怎麼了你？想什麼呵？』她有點詫異地問着。

『我是想跟你談談，……』我本能地應着。

『談些什麼？』菁華瞥了我一眼，不等我說完就直截地問。

『關於我倆的事。』我不知是有意或者是無意，竟把「我倆」這兩個字唸得很輕微。

『關於我倆的事？』菁華驚異地，輕聲地說了好幾遍。

我先是低下了頭，之後，就一直凝視着她。

我們沉默了片刻，這時我們已安然地坐在石椅上。

『那麼你就說吧，何必吞吞吐吐的？』她嫣然一笑，故意學着大人的口吻吩咐着。

不知從哪兒來的一股力量，一時填塞了我的心胸，我於是奮勇地說：

『菁華，我早就想跟你說了，我再也不願蘊藏下去了，是妳，使我多愁的臉上泛出了笑靨，使我對生活加倍了信心，這一切的一切，不都是表現出了妳底偉大嗎？我常常在想，要是沒有了妳，那我不知將會變成一個什麼樣的我呵？所以，菁華，讓我衷心地告訴妳吧！假如我不能得到妳對我底愛，那麼，什麼是人生？在於我還不是像一個大沙漠。』我歇了歇，裝得很熱情而誠實的樣子。我又柔聲地說：『菁華，我是一片真心地對你說，你應該是不會懷疑我才對。』

我覺得我是個很成功的演員，在這麼一個場合裏面。

『你是在演戲嗎？友鳴。』菁華嘆嗤一笑。

我一直望着她出神，心裏頭禁不住怦怦地跳動着。

『難道她是在笑我？我的作風是不是屬於粗線條？』我想：『不！菁華絕對不會那樣對待我的，從她的眼光中不是可以看出絲毫沒有輕蔑我的態度嗎？這一定是少女特有的矜持，怎能怪她的呢。』我對自己安慰一番。

『說真的，菁華，你歡喜我嗎？』我的聲音特別放得溫柔。

『別說天真話了，我怎會討厭你呢？』她輕微地啣起了嘴，可真是個淘氣的大孩子。

『那麼妳是真心地愛我啦。』我高興到什麼似的。

『這還要說嗎？你是我的朋友，我當然是愛你的。友鳴，我希望你也能去愛愛你的人，更不要忘了去愛廣大的羣衆！』她微笑着，從白淨的面孔透泛出了一層薄薄的桃色的色彩，怪可愛的。

『我是屬於羣衆的，我愛的範圍是廣大的。』片刻，她又這麼說了一句。

這當子，我可管不了菁華是在說什麼了，我沒法控制自己的情感：我的臉上早已掛上了一線喜色，而且，它不時在擴大着。

『從今天起，菁華應該是屬於我的了。』我偷偷地如此想。

我們愉快地在公園裏逛遊着，談着，毫無隔閡。

看看，我們是陶醉在大自然的懷抱裏了。

已好多天沒看見陳仁才，要是在以前，我心裏頭一定會覺得頗不舒服；可是，自從那次跟他鬧了翻，不跟他見面，現在倒也不在乎。

黃昏的時辰，在意料中之外，陳仁才來我家了。我偷偷地把他端詳一番，覺得他是有點消瘦了；但，他臉上的表情却和以往一樣，老是微笑着。（當時，我以為這是偽君子的假面具。）他的態度很從容，絲毫找不出對我有什麼不滿意的地方，更叫第三者看不出我倆是會鬧過别扭的。

本來，在朋友羣中，我向來是以寬宏大量自居的，所以，仁才既然來了，我也只好勉強跟他敷衍一下。

我吩咐仁才對大福說，我決定不參加他們的工作。我認為，目前我自己的事情還沒有得到圓滿的解決，又何必耍分那樣多的心思去管他人的閒事，真所謂，自家門前的雪不去掃，却去管起他人屋頂上的霜來了，難道我會愚蠢到這種田地嗎？不，一百萬個不！

可是，我沒對仁才說出不參加的真正理由。我只是說：

『目前我忙得無法抽身，心有餘而力不足，實在是沒辦法參加。仁才，你會相信我的吧，假如以後時間允許的話，我會自動加入的。』曾經，我是最討厭撒謊的人，又何曾會想到，現在撒謊的竟是我自己了。唉！矛盾，矛盾的人呵。

仁才聽了我的話，他先是不表示什麼，只是唯唯地點了點頭，但不久，他就聳了聳肩膀說：

『友鳴，有幾句話想跟你談談，不知你能給我一個機會嗎？』

『有話你就儘管說好了。』我淡淡地說。

『友情是人類中一種最可貴，最崇高的感情，是應該值得我們珍惜的，』仁才於是滔滔不絕地說：『友情也是一種力量，在我們整個人生的旅程上，是多少會起着鼓舞的作用的；可是，有一層我們是應該明白，那就是，只有在共同的理想上，走着共同的道路，才有可能建築起很崇高而深刻的友誼。友鳴，你贊同我底見解嗎？』

『難道我不懂嗎？這話你不只是說一次了。』我淡淡地應着，心想，這傢伙又要說教了，討厭。

『可是我還要說，當友誼存在的時候，往往一般人却不懂得去珍惜它。友鳴，你認為，這到底是爲什麼？』

『我不知道。』我記不起當時是真的不懂，抑或是不願意跟他多說。

『我覺得這是普通人的毛病，正好像一個健康的人，當他還沒有嘗到生病可怕的滋味的時候，往往對健康是不懂得去珍惜的。』仁才又說：『友鳴，請問你，我們要怎樣才能去獲取友誼？』

『仁才，你問這些是要考我嗎？』我懷疑他是不懷好胎的，因為他老是自問自答。

『不，你別誤會，』仁才連忙分解說：『我豈敢那樣做，我是想向你領教的。』

『只要善意和真誠地對待人家，相信沒有人會不喜歡跟我們做朋友。』我聽了仁才的話，實在有點不耐煩了，因此，才對他表示我的見解。

良久，仁才一直沉在思想中。

我可有點迷惘了，猜不透仁才這傢伙會使出什麼新花樣來，難道又要扯到我與菁華的事情不成？

『友鳴，我要不客氣地批評你了，也許你聽了會討厭與痛恨我的；然而，現在我是管不了這些，我明白我是對的，因為我要真正地把你當作一個朋友，一個較了解的朋友。』仁才的話像川流般地瀉下來，他顯得很熱情。他把我觀看一下，話又從他那不大的唇邊不絕地滾下來：『你目前生活的方式和以往的比較起來，簡直是一百八十度的轉變，這是很』

可悲的。友鳴，不是我仁才故意要說你，瞧你現在，嘴裏整天哼着流行歌曲，儘是一些使人作嘔，麻醉思想的靡靡之聲。對大小明星的名字和他們的什麼桃色新聞，你都能背誦得滾瓜爛熟哩。從前你是嗜好集郵，現在可是忙着在收集簽過名的明星照片。據說，你最近也去向威廉黃學習什麼只管亂搖屁股的舞蹈來了。你想想你目前這種生活會有什麼意義？難道你是所謂「時代青年」嗎？不是無聊的生活還有什麼？」

這當子，我什麼話也說不出，只覺得渾身已逐漸在發熱起來。媽的！老子喜歡唱什麼歌，收集那一類的相片，學習什麼時髦的舞蹈，這不都是我的自由嗎？你仁才到底是憑什麼權力來干涉我？哼！你這可憎恨的好管閒事的傢伙呵！

『友鳴，這社會到處都充滿着陷阱，如果我們一不小心跌了下去，既使不致於會死亡，但也會弄得傷痕鱗鱗，遺憾終生的。』仁才又繼續說了：『在人生漫長的旅途上，每個人是難免會犯上錯誤。可是，我們不貴於無過，而只貴於能改過，所以我說，你應該趁其迷途還未遠的當兒醒悔過來，不然，這樣昏昏迷迷地生活下去，對你底前程真是不堪設想。』

我實在禁不住心裏的憤恨，我從椅子上站了起來。

我底心跳動得很厲害。我一直沒移動過脚步，我不由自主地屏住了呼吸，用不很自然的神色注意傾聽着仁才的說話。不時，我可又悻悻地凝視着他。

『友鳴，我希望你不致於會誤解了我底一番好意，』仁才接着又以激動的聲音說：『你應該明察邪正，果敢地痛改前非，重新做個熱血的好青年。』

起初，聽了仁才這一番話，我覺得這都是由衷之言，頗有道理的；怎知，奇怪的思想再襲上了我底心胸了。我想，這傢伙恐怕是假仁假義的吧，難道他的心田會這般善良？再說，我又不見得是過着昏迷與無意義的生活。誰說我不是一顆頂熱情的種籽呢？

『小人隨處在破壞君子。』我偶爾記起了這句話。我認為仁才這東西準是屬於小人那一類典型的。我嗎？當然是君子啦。

『簡直是鱷魚眼淚！我竟會相信你的胡扯的嗎？』

仁才聽了我底話，臉色變得很蒼白，吃驚地注視着我。片刻，他從椅子上跳了起來，一邊匆忙地搖搖手，一邊喃喃地分解說：

『唉！我萬萬想不到，萬萬想不到，真是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心，我萬萬想不到，萬萬想……』

『仁才，請別再裝腔作態好不好？』我來不及等他說完，就直截地插嘴說：『我知道你是個好青年，天字第一號的好青年。』誠然，我是想對他來一頓冷諷熱嘲的。

『友鳴，我幾時向你提起過的？真想不到這些話會出自尊口。』仁才像是有點冒火了：

『別忘了你是生活在一個怎麼樣的時代裏，整天只懂得攬自己的小圈子，追求個人可恥的幸福。這樣的生活難道是有意義的？只有傻子和「忘八」才肯相信，只有你敢講出口！』

『你是個聰明人，好青年，你什麼都比人家好，比別人強，』我憤恨地對仁才說：『你放的屁也應該會比人家來得香吧！』

說畢，我雙手插進袋裏，在大廳裏踱着方步。

『你別胡說八道！』看看仁才的臉兒已漲紅了起來，他於是又轉了話題：『我不明白你爲什麼一直不會了解我，一直厭恨我。再說，爲什麼你不喜歡我和菁華來往呢？難道說我不可以和她做朋友嗎？是不是只有你友鳴才有資格？她又不是你的什麼人，只不過和我一樣是個較好的朋友吧了，不是我要多嘴，你簡直是太自私了。』

我停住了脚步，驚異地說：

『我愛菁華，菁華也愛我，別裝傻了，難道你到現在還不懂？』

『你愛菁華，菁華也愛你，是真的？』仁才顯然是不相信我的話。

『鬼才會撒謊！』我說。

『友鳴，那麼請你告訴我，爲什麼昨天你寫信叫我從此不要再跟菁華來往呢？』仁才又問。

『坦白告訴你，我就是不喜歡多餘的第三者跑進我倆的天地裡去的，所以我才這麼做。』
『想不到你到現在還不信任我，你真是的！』仁才很不高興。

『愛情是自私的，難道你不懂？』我只管說我要說的話。

『假如說，會有這麼一位多餘的第三者跑進去的話？』

『我相信不會的。』

『假定說是會的吧，你說，你將怎麼辦？』

『我當然會與那個王八蛋誓不兩立！』

『你是要跟他拚個你死我活？』

『這還需要說明嗎？』

『你敢？』

『誰說我不敢？爲了愛情，難道這還不值得幹嗎？你可知道，沒有愛情的生活是枯槁的生活？』

『真不愧是一個偉大的殉情主義者。友鳴，讓我再問你，假如那個女的不愛你呢？』

『你是說菁華？她絕不是那種人。』我盯了仁才一眼說：『你說，你到底是在攪什麼鬼？老是假如假如的。』

仁才不答覆我。

『那麼，仁才，』我鄭重其事地說：『我不願意跟你談這個了，你這個聰明又能幹的好青年，是應該會知趣不會去做多餘的第三者才對。』

『我絕對會繼續跟菁華做朋友，我會珍惜我和她的友情，正如珍惜你我之間的友情一樣，除非你們將來判若兩人，幹出違反良心的事情來。』仁才很堅定地說，他的雙眉蹙攏着，嘴唇微微地在跳動。

這時，我心裏實在有點不舒服。

仁才又裝得熱情奔放的样子，他起身走近門邊，他談着，逐着豐富的情感的浪潮，含有力量的言語就不絕地從他那靈活的唇邊像珠子般地滾出來。要是在平時，我相信我是會被他感動的。

『陷入泥沼中去的人，是需要真誠的援助的。』他下結論道：『可是，我們要怎樣去幫助他們呢？依我看來，應該是從思想認識上去開導他們，使他們能夠重新做人，重新踏上健康的道路。』

我沉默着，心裏却一直在懷疑着仁才，我認為仁才在言論上是一個偉大的人物，在實際上恐怕是個小人呢。

『爲了不致於使你將來受着無謂的痛苦，我要本着老同學的立場提醒你了，』仁才觀看了一下我的臉色，就扭轉着話題：『單戀是千萬犯不得，據我所知，早在兩年前菁華和大福的感情就很好了，雖然當時大福離開此地往外謀生，但是，他們在思想上，在生活上還是緊緊地連繫着。據菁華自己對我說，有時一個禮拜她竟給大福寫了兩三封信呢。前幾天大福到我家來，坐他會告訴我說，可能在這個農曆新年的前幾天，他將和菁華宣佈訂婚。』我的心亂得利害，我不知道應該怎樣說才好。

『不瞞你說，』仁才又說下去了：『我早就相信他倆會結合的可能性很大，因爲他倆是有具備着一切兩性結合的條件。說戀愛的基礎嗎？他們原是青梅竹馬。說彼此了解，思想的一致嗎？他們有的是。所以我說，友鳴，你應該認清什麼是友情，什麼是愛情，不要太感情做事，那是會惹上無謂的麻煩。』

『什麼，你說我？』我有點惱了，於是不客氣地大聲叫嚷着。

『是的，因爲你是我的同學，是祖國的兒女，所以我才要說。』仁才不慌不忙地：『請原諒我不會轉彎抹角，我實在是怕你會犯上「單戀」，因爲菁華是愛大福的呵！』

對於仁才的話，我聽了很不順耳。這當子，我可冒火了。我氣憤憤地指着他：

『別捏造事實來跟我搗蛋好不好？』

又是一個紅霞滿天的黃昏。我在大廳裏閱讀剛送來的晚報。

不多久，案上的電話鈴响了，我順手取了它：

『哈囉！你是……你是誰？我是友鳴呀，哦！是大福，怎麼好久不上我家來呢，呃！很忙；我可不相信，哦！是真的，那麼大福，我錯怪了你了，真是貴人多忙呵，可不是？喂！說真的，有什麼事指教嗎？唔！要我馬上來菁華家，有事要與我商量，喂！喂！大福，請告訴我吧，到底是什麼一回事？怎麼？你不說？好的，好的，我豈敢不遵命，我馬上就來。』

我放下了電話筒，向妹妹借了單車。不到十分鐘，就趕到菁華的住宅了。

在場的人，除了我、菁華、大福和仁才之外，還有一個年約二十歲的女郎，長得不很好看，但是很強健。她的兩頰被陽光晒成黃裏透黑；她那一雙大大的眼睛正閃耀着青春的光芒，她穿着白底花點的裙子，態度顯得十分大方。當我跨進門限的時候，她的身子看看動了幾動，對我微微地點了點頭，就一直安祥地坐着。

「來吧！我給你們介紹。」菁華只管愉快地叫嚷着。她把那女郎瞧了一瞧，那女郎於是就從椅子上站了起來。

「這位是我們的「死人」，李友鳴。」菁華指着我說，因為我一向酷愛詩的，所以每當她把我介紹給友人的時候，總是要多來什麼「死人」這套老話。再說，因「詩人」同「死人」發音相近，於是乎，她總是常常拿我來開玩笑。

我沒理睬菁華的玩笑，只覺得這是極平常的事，況且她絲毫沒含有惡意。我向那女郎微笑地鞠了一個躬。

「這位是我的老同學，溫莉虹。」菁華又指着那位女郎說。

「久仰了，溫小姐，」我信口說着。

「不敢當，李先生，今後還希望能多多指教哩。」她笑着說，笑得很美。

這之後，我們聊着一些無關痛癢的瑣事，頗開心的。

正當大家談得興高采烈的時候，黃大福却拍拍桌子，使它傳發出一陣不悅耳的聲音，掃了大家的興（最低限度是掃了我的興）。

隨着那聲音，大夥兒於是闕寂了起來。

「諸位，請原諒我掃了你們的興，我們還是言歸正題吧。」大福提高了嗓子，把銳利

的眼光一直在我們身上團團地轉動着。他說：『今晚我們聚集在這兒，爲的是要計劃一件極有意義的事情。我本人希望這件事能快速而順利的完成。我們知道，孤掌難鳴，單槍匹馬無論如何是幹不出什麼成績來的，所以我大可以這麼說，若要使這件事成功，是非靠諸位熱心的支持與合作不可。團結就是力量，相信諸位一定懂這種道理的。』

我們寂靜地傾聽着，連彼此的呼吸聲都可以聽到。

大福把頸項伸了一伸，（這是他的習慣）歇了大約十五秒鐘，又繼續說：

『到目前爲止，廠方仍舊未對被開除的工友收回成命。我認爲在目前咱們應該對那幾位失業而又有家庭負擔的工友在經濟上給予援助。』

『對，應該給予幫忙。』

是誰的聲音？

大家周視一下，原來是陳仁才在說話。你看，他捏緊着拳頭，咬緊了牙根，激昂地說：

『有一分熱，就發一分光。伸出我們熱情援助的手來吧！』他歇了片刻，先看了看大福，然後把眼光將大家掃視一下，於是他又說：『大福，我看還是快點決定我們的工作，怎樣？』

『好的，現在我們就來討論，看看到底我們能夠幫忙他們一些什麼呢？』大福說到這裏就把頭轉向這邊：『友鳴，你先發表意見吧！』

『哦！這我外行，沒什麼意見，還是由你們去決定吧。』我慌張地搖搖手，其實，我對這件事情是提不起什麼興頭的。

『要說外行嗎？在這兒除了大福較有幹事經驗以外，其他的都差不多。』仁才老是注視着我。他又滔滔地說了：『可是，問題不在這裏，而是我們熱心不熱心。大家的事情應該由大家去決定。只是我們要明白，既然我們是其中的一份子，就應該盡一份責任，斷斷是不能夠將什麼事情都推到別人身上。』

我心裏頭開始感到憂悵了。他，仁才這小子，分明是在跟我作對。尤其是他剛才老是把我的那種態度，真叫人看了好不軫慨與憎恨的呵。

前回我不是說過不參加他們的工作了，是仁才沒有告訴他們，抑是大家一定要我參加的？我攪不清楚了，也沒有心思去追問。

『大家要明白，我們都是爲了解決事情來的，我們是自己人，那又何必事事爭爭吵吵的呢？』莉虹也發言了。

『我贊同莉虹的見解，無關痛癢的話還是少說爲妙，要不然把空氣弄壞了，事情不就

弄糟了嗎？這麼一來，真正要做的事情不就化爲烏有了嗎？『菁華也插着嘴，看來她對剛才那種局面是有點不滿的。』

於是，在大福的主持之下，事情就順利地進行討論了。對大福的話，菁華不時也加於補充。這其間，溫莉虹也發表了很多意見。

在這以前，我還以爲她是個不大懂人情世故的平凡少女哩。誰會料想得到，這回我該打自個兒的嘴吧了，真是「狗眼看人低」。

我慚愧剛才對她估計的錯誤，同時，我內心不由地萌起了一種敬畏的觀念。我想：莉虹確實是一個學識很豐富的時代女青年，各方面我都應該向她學習才對。

討論的結果，決定籌備一筆款子去援助他們。

兩天以後的傍晚。

用過了飯我就到菁華家去玩，可是沒想到她剛巧出外，當我從她母親周大嫂那兒知道這消息的時候，我本想轉身就走，怎知周大嫂却要我留下來，說是有一件事要和我商量。

不久，大嫂手捧着一杯香芬芬的阿華田，很誠意的端到我面前。我接過了那杯。周大嫂於是就打開了話匣。她說：

『友鳴，趁着菁華不在家我想跟你談一件事，你可得坦白告訴我。』她向我露着慈祥的笑容，眼光從我的臉上移轉到我手裏捧着的杯子上去，她於是指着杯子：『哦，你還是趁熱先把它喝了吧。』

我聽了她的話，就一邊喝着一邊在忖度：周大嫂到底是要跟我談些什麼事？會不會關係到我和菁華？當我把最後一口阿華田呷完了以後，我就說：

『伯母今晚有事指教，我當然不敢撒謊。』

『我知道友鳴你是不會的，你是個老實人。』她好像對我的答覆覺得很滿意：『你知

道菁華是我底唯一的女兒，是我的命根，我年紀已老，又常常要害病，好幾年來都是靠她在廠裏工作來過活的。」

『我知道，伯母，菁華有跟我說過的。』我無意中插進了一句。

周大嫂沉默了好一陣，就一直注視着我，又好似在思索着什麼。

我也默默地順手從桌子上拿起當天的晚報，看看前幾天投去的稿子有無發表。我也不時偷看着周大嫂，瞧她欲言又止的神氣，覺得很好笑以外又覺得有點神秘。

『友鳴，』她終於啓口了，可是下文一時却接不下去。

『伯母，您，』我放下了晚報，覺得很奇怪，只是本能地說着。

『我想問你，』她慢條斯理地說：『大福和菁華他們廠裏的事情現在攪到怎樣了？』

『眼看就要惡化下去了，』我說：『雖然勞資雙方代表整天忙着談判，可是絲毫沒有結局，因為資方始終不肯接受對方的要求，而勞方却也不甘示弱，說是要鬥爭到底，爭取最後的勝利。』

『這樣事情不就弄糟了？』

『可不是。』

『唉！』周大嫂嘆了一口氣，微微地搖曳着頭：『我真不懂，現在的世界不知變成了什

麼樣子，有的人正在憂愁沒有工作，飯碗成問題，可是有工作的却偏偏要鬧什麼罷工？這其間，我只管沉默着。

『友鳴！』周大嫂又叫我了。

『伯母。』我應着聲。

『我想託你幾句話，』她一本正經地說：『遇到菁華時你跟她說好嗎？』她歇了歇，眼光好似在探問我可以不可以。

『伯母，你說罷。』我可有點催促她說話的嫌疑了。

『你好好勸菁華，叫她千萬不要參加什麼罷工，你說的話我看她是會聽的。』她像很痛苦，又像很有把握似的說。

『菁華這女孩子現在可變了，』她又感慨地說：『以前我說的話，她是句句聽從的，這回廠裏的事情我不知對她說了多少次了，叫她不要管人家的事，因為她充其量只可能同情他們，却萬萬參加不得的呵！友鳴，我真沒想到她竟把我的話當作耳邊風，連理睬都不理睬我。你是明白事理的人，替我想想看，我費了好多心血好不容易才把她撫養長大，現在她竟把我不放在眼裏了，這叫做媽的怎會不痛心呢？』

我一時手足無措，心亂如麻，不知應該怎樣答覆她老人家才好。但爲了不掃大嫂的興，

更爲了不使她對我起反感，我於是說：

『伯母吩咐的事，我當然會盡力去做。』

天下的一些大小事情，往往發生得很湊巧。可不是嗎？當我的話還沒說完的時候，菁華竟突然回來了，這不但使我吃了一驚，相信大嫂也是吃了一驚的。

『友鳴，你對媽說會盡力去做，到底是做些什麼？』菁華跨進了門限，開頭就是這麼一句。

雖然她的態度是很溫柔的，而且蘋果形的臉上也掛着可親的一絲笑容；然而，我却只能呆呆地望着她傻笑，怎樣也道不出話來。

『我是叫友鳴去給我訂點年餅，再過三個星期不就是農曆新年嗎？』大嫂竟撒謊了。與其說是爲了替我解圍，倒不如說是爲她的秘密不致於被揭穿來得好。

片刻，大嫂又像煞有其事地對菁華說：

『友鳴這孩子真乖，將來一定有出息的，不像你呵，老是要跟媽作對，要是我有這樣的好女婿該多好！』

一時我感到空氣像有點變樣了，我真是驚喜交加呢，因爲我是如何深深地愛上她的「命根」，我那可愛的安琪兒。

我的安琪兒聽了她媽的話，雖說臉上沒有表示什麼不滿，可是却微微地嘟着嘴說：

「媽，您怎麼可以在客人面前講出這種話來？怪難爲情的。」

「傻丫頭，難道你想一輩子陪着媽不成？我說你呵，害什麼臊的？友鳴也不是什麼陌生人，你們認識到現在可快兩年了吧？」

「媽，不說了，我的舌子短，說不過您的。」

「好，好，不說就不說，好好陪陪客人罷！我要到房裏去了。」大嫂於是就依照她的話去做了。

這當子，菁華就走到我右邊的椅子坐下來。她帶着使人覺得舒服大方的態度說：

「友鳴，對不起，剛才我失陪了，你幾時來的？」

「你幾時出去的？」我故意反問她。

「六點左右。」

「一樣。」我又說：「一個人嗎？」

「不，和大福。」

「有事情？」

「沒有，出去玩玩。」

『很痛快？』

『倒可以這麼說。』

『你時常和大福出去玩？』

『沒這麼福氣，我們哪來這麼多的時間？』她斜視了我一眼說：『再說，把閒暇的時間完全花在玩樂上面也是沒有什麼意思的。』

聽了她底話，我不禁想起了仁才前回對我說的那句：『可能在這個農曆新年的前幾天，大福將和菁華宣佈訂婚了。』難道這會是實事？

從對面壁上掛着的大鏡子中看來，我的臉色是有點迷惘了。

妒嫉，疑惑，我的心好像被亂箭射滿着。良久，我才從痛苦中掙扎回來，帶着一脈無奈畧有難色的微笑說：

『菁華，明天請到我家來，我有件事要和你談。』

『好的，什麼時候？』

『你決定吧。』

『傍晚好嗎？』

『好，就這樣決定。』

一四

夜，夜深得很。桌上鬧鐘的長短針已整齊地疊在十二的號碼上面了。

從菁華家裏回來，我底心情就一直頗不寧靜。要看晚報嗎，哪來的心思？還是看點書解解悶吧，書倒是有拿在手上的，可是眼睛却老是望着壁上掛着的一幀相片出神，那是菁華半年前送給我的紀念品。呵！那個姣好的大姑娘不正是對着我甜甜地微笑着嗎？然而，我又想起了仁才前回對我說的話：『大福將和菁華訂婚了！』這當子，我彷彿感到耳邊有什麼可惡的昆蟲在鳴叫，不覺又心煩意亂了。唉！

偶爾，我竟記憶起了詩人歌德的一段不朽的詩句，不禁脫口唸着：

誰個青年男子不善鍾情，

誰個妙齡少女不善懷春。

這是人世間至聖至神，

呵！怎麼會知道此中有慘痛飛迸！

這一來，我的腦筋不斷地盤想着，我想起詩人歌德，我想起菁華，也想起仁才、大福，

甚至我自己。

良久，我在心裏肯定地叫嚷着：

『詩人的話是對的，我難道不善鍾情？誰敢說菁華不善懷春？』

不會錯的！菁華還應該是屬於我的；仁才這小子簡直是在挑撥間離，他妬忌我！他的話根本就是放屁，一點不足爲信。

『菁華會愛我嗎？我不是處處都對她暗示愛意，她何以從來不對我表示什麼呢？』我老是盤想着。

哦！這一定是一般少女特有的矜持，是她們嬌羞的特性，怎能怪她的呢？再說，像我這麼一位五官端正，雖說在社會上沒有地位，可是麵包不成問題，且是粒多情的種子，只要我肯努力培養愛情之苗，那怕妙齡的菁華的芳心不受感動呢？難道有一天不會投進我底懷抱中不成！

我一時陷入思想矛盾的深潭裏，我雖不停努力地掙扎着，可是却越陷越深了。

這當子，我目不轉睛地注視着菁華的相片，漸漸地，我的眼睛開始模糊了起來。

我來到了一個極迷人的島上。我穿着深灰色的褲，淺黃色的大衣，結着一條粉紅色名貴領帶，頭上是梳着最新流線型的「加里卜」，腳上是一雙軟底紳士皮鞋，手上是拿着一

束鮮花。我吹着悅耳的口哨，歡笑地，輕快地走着。

當我把眼光轉投到太陽升起的方向的時候，呵，菁華也來了，她好似一朵美艷的百合花，是多麼迷人哩。我這一下可高興得了不得，於是三步改成兩步地奔向着她，嘴裏還不斷地嚷着：

『菁華，你快過來呵！你是我底生命，我不能沒有你的呵！』

沒想到，多可恨的菁華竟連睬都不睬我一下，只管向前面走着，把我當作一個陌生了，哼！這小妞子可真是驕氣凌人啊。

不久，大福也來了，瞧他今天顯得多麼英俊。他走到菁華面前，很親密地在她耳邊不知說了一些什麼話。

我氣喘喘地跑到菁華面前，管不了黃大福有沒有在場，一直強拉着菁華的手。

不知從何處來了一股力量，我竟跪了下去，跪在菁華的面前，好像銀幕上表演求婚那一套。我一手高舉着那一束鮮花，一手却很有規律的搖動着。我帶着深情的嗓子說：

『菁華，我可愛的安琪兒，我敢對天發誓，我永遠愛妳，絕不愛別的女人，可憐我吧！接受我獻給妳的最真誠最偉大最神聖的愛情。』

既使是我叫啞了嗓子，菁華還是氣憤憤地摔開了我的手，嘟起像豬八戒那樣的嘴巴，

只管往別處看，這，這多氣煞人的呵！

好久好久之後，菁華恨恨地把我盯了一眼，然後轉頭向大福說：

『福哥哥，請告訴我吧，愛情是什麼東西？』

『愛情是一塊很可口的糖。』大福笑着說。

『愛情是一塊很可口的糖。』菁華不知把這句話說了多少回了。

我屏住了呼吸，注視着她。

『你這傢伙！』想不到菁華竟狠狠地把我啐了一下：『簡直是癩蛤蟆想吃天鵝肉！你的愛情可是發了酵的糖，吃了叫人惡心！』

轉瞬間，大福和菁華雙雙不見了。

我一時陷入痛苦的深谷裏。驚慌、失望、憤恨，像無數的毒蛇直向我的心啃咬着。

『菁華，菁華……』我不停地叫喊着。

『友鳴，友鳴，你怎麼啦？』是慈母的叫聲。

當我從夢中回來的時候，發覺母親帶着憂慮的神色站在我身邊。

『這麼夜了還不上床睡覺，身體要緊，着了涼可不是好玩的。』母親埋怨着我：『剛才你是在作夢吧？奇聲怪叫地叫什麼菁……』

『媽，我沒有呵！』爲了不願母親知道我的秘密，於是我不等她說完話就插着嘴。

『傻孩子，還要瞞着媽？拿着鏡子照一照吧！看你兩眼都哭紅了。』

從母親手裏接過了鏡子一照，果然，母親的話不錯，我的兩眼不知在什麼時候紅了起來，雙頰也早已被淚水弄濕了。

爲什麼我會哭呢？我始終攪不清楚。

在母親的催促之下，我只好爬上床去。我好幾次企圖使自己安睡，無奈，又忘不了剛才的夢境，睡神也始終不駕臨。

早上，我照老習慣寫日記。

今天，我的日記冊上却多錄上了「關雎」中的幾句詩句：

窈窕淑女，

君子好逑。

窈窕淑女，

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

寤寐思服；

悠哉悠哉，
輾轉反側。



總算菁華不爽約，雖然她來到我家的時候已快八點了。

『對不起，對不起，我來遲了，萬想不到我臨時會有事不能抽身，友鳴，使你久等了。』菁華一見面就歉意地對我說。

『算了吧！』我說，『再說你又不是故意的。』

接着，我們談了一些無關痛癢的事情。後來菁華告訴我，因為仁才和大福這星期內剛好有事要到外坡去，所以關於訪問工友的事，決定改在下個月二號，她還說：

『因為我們都知道你的時間是不成問題的，所以下午才沒邀你一起討論。』

我承認時間在於我確實不成問題，可是我却大大地不贊成仁才他們辦事的作風，簡直是「英雄主義！」誰說討論更換日期是件小事？笑話！

『你們認為妥當就是了。』我祇淡淡地說，並沒有發牢騷，但心裏却在想：『管他媽的二號或是三號，這怎會關老子的屁事，我不是早就決定不與他們為伍嗎？』

『下個月二號剛巧是農曆元旦，』菁華又說：『可是我們覺得，當好多人還在受苦，

我們是不應該想到享樂上面去的，享樂是可恥的！因此我們才堅決地改在那一天。」

「難道說不能另擇一天嗎？」我有意無意地問。

「你知道大福、仁才和莉虹他們都是忙人，選在元旦他們一定都有空。」菁華說：「如果再改，即使時間上可以適合，但這麼一延下去，不是把許多正經事都給延遲了嗎？」

這其間，我一直保持緘默，其實我早就認定這事與己無涉，贊成也好，反對也罷，我又何必多費口舌呢？

偶爾，我想起了昨天晚上周大嫂吩咐的事，我知道，大嫂根本是白費心機的，菁華絕不會袖手旁觀的，但是，我既然已答應了人家，也只好坦白地把她母親吩咐的事告訴了她。

「你可知道，老板和我們有親戚關係嗎？」菁華聽完了我的話對我說。

「你們有什麼親戚關係？」我驚異地問。

「告訴你，福海汽水廠的老板就是我的二舅父。」

「是真的？」

「唔。」

「怪不得！」我說。

「我早就料到媽是會走這條路的，現在果然不出我所料；媽之所以會反對我最近的行

動，都是爲了避免聽到那些冷諷熱嘲，其實，她這麼做是錯的，爲了正義，爲了苦難中的人們！不論誰都得放棄親戚觀念，這才是人類情感的最高表現。反之，爲了私有的感情而放棄了正義，是最要不得，可恥的！」

『我相信你們是會成功的。』這只不過是我的應酬話。說真的，我向來對他們那一班人的工作能力總是估價得很低。

十分鐘以後。

爲了想趁着今晚向菁華表示我對她的愛情，我於是邀她一同到屋前的石椅上坐去，一來，外面空氣比較新鮮，而且涼爽；二來，屋內人多，要『談心』恐怕不大方便。

『今晚可惜沒有月亮。』我剛坐在石椅上就這麼說。

『是的，不然這夜景會更加迷人哩！』

『可是還好，』我又輕聲地說：『有星星的夜晚不是很富有詩意的嗎？』

『是真的？可不是詩人在說詩話？友鳴，我說你呵，真是三句不離本行。』菁華撲嗤一笑，那是一個無邪的，很甜的笑。

『你壞！』我開玩笑地說。

這當子，菁華不表示什麼，她正凝眸於遙遠的蒼穹。

我得承認我是個急性子的人。我的情感又泛濫起來了。

『菁華，你知道我今晚有件事要跟你談嗎？』我臉上堆滿着笑容，心裏却一五一十地跳動了起來。我屏息着，好像犯人等待法官的宣判一樣。

『昨天晚上你不是跟我說過嗎？難道你忘了？』菁華的態度顯得有點不平常，停了片刻，她又說：『告訴我吧，到底是件什麼事？』

頃刻，我感到耳根灼熱，手脚顫抖，心裏煩亂，舌頭硬化，但仍鼓起勇氣，結結巴巴地說：

『菁華，妳不是說過妳愛我嗎？其實，妳即使不對我說，從妳的眼中我難道還會看不出嗎？所以，我想跟妳做對永遠相親相愛的伴侶，在天願作比翼鳥，在地願爲連理枝。』

『跟我做對永遠的伴侶？』她確實有點驚慌了，她喃喃地說。

『是的，菁華，我愛妳，永遠地誠心愛着妳，妳是我的第二生命，我的靈魂，我無論如何不能沒有妳的呵！菁華，妳難道到現在還不了解我是多麼愛妳的嗎？如果沒有妳，我準會像失去心魂一般活不下去了。』我激情地說，管不了有沒有露出醜相。

『請你別再這麼說了，』她把我盯了一眼，不大高興地說：『難道你分不清楚？你說我愛你，是的，友鳴，那是友愛呵，難道你分不清楚嗎？友情與愛情是不能混合在一起談』

的，友情是純潔的，愛情可就當別論的。』

『唉！我真沒想到。』從痛苦中我進出了這句。我失神地低下了頭。

菁華又一本正經地對我說：

『友鳴，你又不十分了解我，咱們的思想也還有一段很長的距離，你想，如果我們這樣結合會發生悲劇嗎？所以我說，我愛你的是純粹屬於友愛，我原把你當作是我的弟弟呢。』她歇了片刻又鄭重地說：『不瞞你說，我早已有了愛人了。』

『是友愛，當作弟弟！早已有了愛人了！』我把這些話暗暗地在心裏面咀嚼着。

『愛情是萬萬不能勉強的，友鳴，你還年青，今後要能夠跑出個人的小圈子，又何必憂愁沒有理想的愛人哩？』菁華的話又像決了堤的河水般地瀉下來了：『友情也是應該珍重的，聽說你對仁才有成見，這是不對的呵，仁才是個好人，是你的老同學，你是不應該這麼對待他的。』

『可恨，只懂得爲自己的情人辯護。』我對自己說。失意與憤懣的火花漸漸地填滿了我的心胸。

『菁華。妳，妳使我太……』我從石椅上站了起來，悲哀的影子已爬進了我的心胸，我說不成聲，差點兒要哽咽了。

『請你把這件事情忘了吧，把你的精神集中在你的工作上，讓我們永遠做好朋友吧！』她也從石椅上站起來，一直握緊我的手，帶着對小輩說話的口氣對我說：『友鳴，你絕不應該因我拒絕你的要求就痛恨我，就不要跟我做朋友，要知道，我們雖然不能成爲愛情的伴侶，可是在事業上，在人生的旅程上，我們又何嘗不能做對很好的伙伴呢？你是個知書達理的人，難道說男女之間除了愛情以外，在別的方面就沒有合作的可能嗎？』

我不言語，只管抬頭看星星，我覺得星兒也好似不像往常那樣親密地對我眨眼了。

『人家說：人是情感的動物；』她又像有所思索地說：『可是我也要說：人也應該是有理智的動物！』

我的心亂得很，我不願再對菁華說些什麼了。

呵，我不是要宣佈自己情感的死刑了嗎？一個快投進懷抱的愛人，突然間，又展翼飛去了，這，這怎不會叫人痛心的呢？

沒有了菁華，以後那一段漫長的日子，我要怎樣去生活呢？我不敢想像了。

有人說：生活沒有了愛情，就像一泓死水。但願這不是事實。

失戀的滋味是怎樣的？以前我是不懂得，也不敢想去懂它。

真是天有『不測之風雲』，有誰會料想到在今天，我竟有機會去嘗試它呢？我懊悔當初爲什麼要去攪什麼戀愛，以致才有今日之下場。

人家說：『要發生的事終究是要發生的，既然是發生了，又有什麼辦法能夠使它回復原來的模樣呢？只是懊悔而不勇於悔改又有什麼用？』

雖然，我是曾經熱烈地追求着愛情，可是，由以歲月的增進，我已不是一個標準的愛情至上者，所以，我是絕不會因了失戀就厭棄人生，使報紙上多了一條爲愛情而跳樓或者跳海自殺的新聞。

過去，是一面寶貴的鏡子。經驗，是最好的老師，既然我有了它們，何不好好地利用呢？

這幾天來，仁才和莉虹就來了我家好幾次。相信一定是菁華將那件事告訴了他們，不然，他們怎麼會知道我的心情不好呢？甚至還暗示我是犯上單思病了。每回，他們來拜訪

我總是帶給我一些好書，要我仔細地把它們閱讀兩三遍。

仁才說：『友鳴，你平時就是缺乏熱誠地去了解你周圍的朋友，這是不對的，因為，想了解一個人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是要有耐心的，再說，要了解一個人可不是根據他的談話，他的履歷表。』

莉虹說：『跟不了解的人結合，就是等於跟痛苦結合一樣！』

仁才又說：『讓我把俄國的一個作家說過的話唸給你聽，希望你多少能吸收一點：「男女間的性的吸引是愛情的自然基礎。但是，愛情的主要內容和它的美，却是思想志趣的一致……一個人外表的美還不足以說明他內心的豐美，爲了從愛情中間獲得真正的幸福，對方精神生活方面的豐富有着頭等重要的意義。對於愛情的嚴肅態度是足以相當時間的考慮爲前提的。……也只有這樣才能認真地考慮未來生活的遠景，對社會負起教養兒女的責任。……把一見傾心看成是真摯的愛情，……結果，不是愛情的幻滅，便是更加悲慘的結局。』友鳴，這就是正確的戀愛觀的呀！

我得承認，我對周圍的友人，包括仁才和菁華在內，是不曾深入地去了解他們的。我懷疑，我對菁華的愛情，難道是一見傾心嗎？

說真的，我對仁才的印象已漸漸好轉了，自從看了他們帶給我的那些好書，而且現在

當我心靈上覺得空虛與煩悶的時候，他和莉虹又不時耐心地給我安慰和指示，於是，我覺得我過去就好像做了一場惡夢，那時，我明明是金玉其外，敗絮其中，花香下面的蛆虫呵！

這幾天來，我不時對自己的感情起鬥爭。我覺得我的理智是有把握戰勝感情的，雖說，我臉上的笑相是消失了，我的心是向下沉的；但是，我要戰勝這『打擊』，我要使我的臉上重新泛出笑靨，使我的生命充滿着活力，我要做出一些事情來給菁華看，給大眾看！我深信我不是個沒有出息的人呵！

我是應該覺得幸福的，因為我的情感已找到了答案。我何苦要去死死愛一個不能愛我的人呢？世上適合我的女性是多得很，讓我耐心去找尋吧。

祝福你吧！我過去心靈上的偶像，我的安琪兒。

從今天起，我一定要勇敢地把自己以往的缺點都暴露出來，放在羣衆面前，陽光下面，讓羣衆去批評，有誰會否認羣衆的眼睛不是雪亮的？

『有批評才會有進步，我們不貴于無過，而只貴于能改過。』爲了要使自己充實起來，做個更有用的人，能替大眾做更多更有益的事情來，我要馬上去接受批評，痛改前非！我要生活下去，生活是我的權利，我要活得更果敢，更偉大，使生命爆迸出燦爛的光輝！

這幾天來，攔在我和仁才之間的那一堵牆已完全毀滅了，這是件可喜的事。

是的，友情是可貴的，仁才那樣不辭辛苦地來幫助我學習，莉虹給我的鼓舞，菁華給我的慰藉和指示，以及大福給我帶來更多新的，熱誠的友誼，這難道還不夠以證明嗎？

不錯，友情是應該珍惜的，尤其是已失去的而又獲回來的友情。

今天傍晚，我又和仁才到街上去踴躍了。當我們走到S街時，仁才突然拍了拍我的肩膀說：

『友鳴，你還記得這個地方嗎？』

『你是說……』我疑惑地問：『你是說這條街的名稱嗎？』

『我不是問你這個，』他微笑地說：『我是說，以前我們曾在這裡鬧過別扭的呵！說真的，在那個時候，你罵人的本領可真利害。』

以前，我承認我是太感情做事了。

『那時都是我不好，都是我不好，』我歉仄地，帶着求恕的語氣說：『仁才，我相信

你是了解我的，那時是我一時太衝動，你是知道的，當一個人衝動的時候，感情往往是會衝昏理智的，你不會見怪我吧？不會再痛恨我吧？」

『不會的，過去的已經過去了，我是善意提起的，友鳴，你放心吧，我們反而應該成爲更要好的朋友呢！』他安慰我說：『其實，那時我也不好呵！也得負一部份責任。』

『你們在說什麼？我都聽到了。』我們一時不知是那一位女孩子在後面叫嚷，說時遲，那時快，那一位女孩子已走到我們面前了。

『菁華，原來是你！』我驚叫着。

『怎麼？妳竟跟在後面偷聽人家說話？』仁才開玩笑地說。

『誰稀罕偷聽你們的話，我是偶爾打從你們身邊經過的呵。』菁華好像一本正經，又像開玩笑似地說：『剛才你們都說是你們不好，其實不然。』

『那麼是誰的不好？』我急不及待地問。

『是社會的不好，年代的腐敗！』她說。

一時，我沉浸在思想的大海洋中。于今，靠了朋友們的鼓舞和指示，我逐漸認識了這個社會，我要相信自己，要相信廣大的羣衆，要相信自己的眼睛，更要相信大衆雪亮的眼睛呵！

我甘願做一粒可以給大眾吃的米，絕不願做一束只能供大家玩賞的鮮花。



今天，我上了最有意義的社會的一課。

事情是這樣的——

傍晚的時候，我和仁才一同去訪問幾家工友。

他們是那麼樣歡迎着我們的來訪，不是嗎？從他們親切的臉龐上，熱誠的目光中，難道我會傻到看不出？

『先生，唉！這年頭物價一天一天地漲，受薪者却常常要遭到僱主的減薪，我們這班窮人的生活真不堪設想哩！』

『先生，加長工作的時間，而工資却分文不加，你說這對嗎？』

『難道是我們的命苦嗎？先生，我不說你也會知道的，人家頭家出門有最新的流線型一輛數萬元的大汽車代步，可是，唉！說了又有什麼用呢？不怕先生你們笑話，我們有時連五分鐘的巴士車也搭不起呢！』

『眼看人家的孩子能夠進大學，甚至出洋留學，可是我們的阿牛却連小學也沒有福氣

噫完呢！』

『頭家整天吃的是山珍海味，難道我們是註定生來活受罪嗎？爲什麼我們連一天二頓也不能吃個飽？』

這些話，都是工友們的心聲。這些話，像針般地刺痛着我的心。

確實，被我們訪問的那幾家工友，他們的生活的確是很苦，苦得不如牛馬！我太感動了，我是萬二分的同情他們。

我的思潮起伏不定。以前，我是錯了，那時，我是過着很奢侈的生活；我也曾經滿以爲我是個時代的青年，因爲，在衣着方面我那時確實跟着時代的潮流跑的呵！不是嗎？懂得悔改的人是有福了。我將是個有福的人了。

回到家中，我和仁才談起一些社會問題。

『在不同的土壤裡就會生長出不同的東西，這確是個社會的問題，單槍匹馬是萬萬解決不了問題的，這非全靠大家的努力與合作不可！』仁才說：『但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微微之光可以取暖，你我都是年青人，就讓我們做有爲的青年吧！』

『我一定要盡我對社會應盡的責任！』我鄭重地向仁才表示。

仁才不言語。

『好！我要把自己的快樂分一份給別人，使別人也能跟我一樣的快樂！』我接着又對仁才說。

『對！這樣才是我的好朋友，』仁才興奮地說：『要做時代的青年，不是在口頭上，而是要在行動上老老實實地把自己貢獻出來。甚至要犧牲我們自己的幸福，如果這麼做會使到更多數的人得到幸福的話。』

晚上，我躺在床上想了好久。……

仁才不愧是個好朋友，好青年！以前，我單靠自己的想像去認識社會，抱着『秀才不出門能知天下事』的態度。唉！唉！我為什麼會這麼傻呢？

曾經，我只憑着自己的耳朵，人云亦云，我弄不清楚社會的真面目到底是個什麼樣子的。我也曾一心一意地爲自己打算，把別人的痛苦拋在一邊，我認爲，在這大魚吃小魚的社會，如果我不欺侮別人，別人也會來欺侮我的。

唉！唉！我曾是個這麼庸俗的人呵！

今天我起個大早，可是沒想到媽媽和妹妹却比我更早，她們早已在廚房裡忙着。

在晨光熹微中，我在街上散步着。

街上是跟平時截然兩樣了，平時在這個時候，行人可是寥若晨星，可是現在，展開在眼前的却到處是人山人海。我想不出今天到底是一個什麼大節日。

我疑惑地跑回家，向妹妹要答案。

「哥哥，今天是農曆除夕呵！爸說晚上要給我們紅包哩！」妹妹正在幫忙母親做菜，她一聽了我的問話，馬上笑逐顏開地對我嚷叫起來了。

是的，我這幾天來是太興奮了，興奮得連今天是大除夕也不記得。不是嗎？家家戶戶正爲着這個大節日而奔忙哩。有錢的人家正預備享受奢侈的年餐：然而，沒錢的人家可是在憂愁着要怎樣才能捱過這日子，怎樣去避開債主的催迫。

記得不久以前曾在晚報上看到這麼一句對聯，我想，這真是一班窮人家過年的寫照。

「走東走西走無錢，

閃閃閃北閃過年。」

晚上，莉虹來邀我去菁華的家，她說是菁華和大福要她來請我去的，無論如何一定得走一趟。

在歡笑中到達目的地，我發覺菁華的家今晚可比往常熱鬧得多了，除了大福和仁才以外，還有十多個男女青年。菁華和大福正忙着拉椅子，開汽水；仁才和一位男工友在裝花生米；他們邊做邊和客人談話。

這時，我心裡裝滿了疑團，我想：他們今晚要開什麼會呢？是不是除夕聯歡晚會？于是，我把仁才拉在一邊，打聽一下消息。

『不是的，』仁才却不正面答覆我：『據我所知，今晚有朋友要辦喜事。』

『是誰？』我問。

『是辦那一類的喜事？』我來不及待仁才的答覆又接着問下去：『比方說訂婚啦？結婚啦？抑或是慶祝事業的成功？要不一定不是慶祝生日，是不？』

『友鳴，你急什麼呵？待會兒你就會明白的。』仁才邊走邊對我說。

不久，周大嫂也出來和我打招呼，她竟把我叫到廚房裡去，說是有話要對我說。

『友鳴，』大嫂微露出慈祥的笑容，看了看四周，很親熱的把我叫着：『告訴我，前

同叫你去勸菁華的事有去做嗎？」

『有的，』我應着：『我坦白對她說，大嫂您不高興她參加罷工。』

『唉！友鳴，那是我一時的糊塗，我實在是應該反對她們的大嫂皺一皺眉頭，表情很難看，她竟一連嘆了幾口大息，好似在懺悔她以往的作爲。』

『大嫂，您變了！』我驚異地把她瞧着。

『是的，現在我才明白，我們應該爲了正義而鬥爭！絕不可爲了親戚關係出賣自己，甚至出賣別人！』她有點激動地說：『前天莉虹和大福陪我去拜訪工友，我原是不去，後來給他們說服了，所以我才知道我的弟弟是太自私了，工友們的遭遇是值得同情的。』

『大嫂，您也進步了！』我興奮地說，頓時覺得在我眼前的大嫂是年青了許多。

在歡樂的氣氛中，茶會終於開始了。在鼓掌聲不絕之中，周大嫂終於站起來說話了。『謝謝諸位的賞光，』她說：『今天是小女菁華和黃大福的訂婚日子，我特此向諸位宣佈，因爲這年頭的不景氣，所以不能預備一些較好的東西來恭請諸位，敬希原諒。』

在鼓掌聲中，周大嫂坐了下來。

聽完了周大嫂這一席話，衆人起了一陣騷動，接着一些青年工友交頭接耳地，有的甚至七嘴八舌地嚷叫着。

『怪不得菁華剛才說她今天是雙喜臨門呵！』

『怎麼我們以前還不知道他們在搞戀愛呢？』

『是呵，我可就從來沒有見過菁華和大福拍拖的！』

『我原猜想她的對象是友鳴。』

『聽說大嫂起初還反對這門親事，因為大福是個窮人家的子弟。』

『老王，我說你呀，簡直是在瞎說，人家跟愛人拍拖會先通知你不成？』

『是呀！仁才，你真是經驗談，怪不得我不曾看見你跟莉虹拍拖。』

『喂！老陳，說真的，幾時要請我們喝喜酒呢？』

『對！仁才，你也該是時候了，你跟大福差不多，都是已經搞了四五年的戀愛了。』

『可不是嗎？人家大福兄真是名副其實的大福呢。』

在這樣的空氣裡，我心裡只覺得一陣陣地煩悶了起來。

『友鳴，你真的肯來參加，我真高興哩。來，別客氣啦！請用汽水吧。』菁華輕聲地對我說，她不知在什麼時候已站在我的面前了，她雙手捧了一杯滿滿的汽水端到我面前，我伸出顫動的手從她手裡接過了汽水，突然，發覺到她右手的無名指上不知在何時竟添上一枚戒指。

『祝你們永遠幸福，』我對菁華和大福說：『將來結婚的時候可別忘記請我喝喜酒啦。』我這時心裡竟有一種說不出的感覺，是悲哀抑是快樂？我自己也不知道。

好容易挨過了煩悶的一點多鐘，茶會終於結束了。在於我，對室內的空氣也覺得較輕鬆了許多。

大夥兒並不因為茶會的結束而散去，因為據大福說，今晚上的這些青年明天一早都是要去訪問那幾個失業的工友的，所以，他想趁着這機會向大家說幾句話。

『再過十個鐘頭，我們就要去訪問那幾位失業的工友了，』他邊看着手錶說着，渾身是充沛着生氣與活力，『除了在精神上幫助工友們以外，我們盡可能也在物質上幫助他們。』大家緘默着。

『諸位是否贊成我這個意見？』大福發問了。

『我贊成！』不知從那兒來的一股力量，使我站起來說話了：『有錢的出錢，有力的出力，有錢有力的，出錢出力！』

『好，贊成！』衆人異口同聲地叫嚷着。

『那麼，我來登記。』大福從衣袋裡拿出了鋼筆，菁華于是就遞上一張白紙給他。

『仁才，還是你做先鋒吧！』大福笑嘻嘻地對仁才說：『怎樣？』

『不忙，還是讓貴「未來夫人」先來吧！』仁才是轉頭向坐在右邊的菁華說：『菁華，請別推辭，你先來！』

『也好，』菁華善意地把仁才瞪了一眼：『媽下午給我一包紅包，我就把它捐出來吧！』

『幾塊？』有人問。

『四塊。』菁華答。

『好呵！菁華，妳做得真好！』衆人歡呼着。

我向四周巡視一下，每個人的臉上都飛躍着喜悅的微笑，揚溢着可貴的熱情！

『我也捐十元。』仁才說。

『我也來十元。』一位叫做沈清波的青年叫嚷着。

『你那來的錢？』清波，他的一個同伴問。

『難道是偷來的嗎？老許，告訴你，是爸爸今晨給我的壓歲錢！』清波得意地說。

『我五元。』

『我七元。』

『我實在沒法，只能出一元！』

『老楊，那麼你呢？你是個大少爺。』一個問。

『老王，你別開玩笑吧！我出十五元。』那個答的又說：『老王，那你怎麼說？』

『我也來十五元！』

『好！好！』

這種聲音在菁華的家中响着，而且像潮水一樣不斷地擴大和增高。

『好現象！』大福笑迷迷的說：『連同莉虹五元和我十元在內，一共有一百八十二元了。』

『還有友鳴和大嫂沒捐呢！』莉虹這句話像是強烈的電流，它立刻觸動了大夥兒。

『對，大嫂，你也來！』

『友鳴，你要拿冠軍才可以呵！』

『友鳴，我向你挑戰！』

是誰的聲音？是一個體格高大的派報工友在說。

『金榜，你敢？』仁才問。

『誰說我不敢？』是堅強的回答。

于是，衆人的眼光都注視在我和金榜的身上，面上。

『友鳴，你有的是錢，怕什麼？』

『我多出五十元，連全剛才十元共六十元，』金榜提高嗓子說：『這是我一個月的薪水。』

好！大家給他一陣激烈的歡呼。

『我手頭很緊！』周大嫂在衆人的慫恿下站起來說：『明天我就煮一大鍋飯來報效吧！』大嫂說罷，又是一陣歡呼。

『我出八十元！』我的嗓子提得很高，可是聲音却好像有點不自然。我太興奮了，心在跳，血在沸騰！大夥兒也很興奮。看，他們微笑着。不久，大福就公佈這次的成績了。

『一共是三百一十二元，』他說：『友鳴捐的最多，金榜第二。』

『大福，時候不早了，就散會吧！』有人竟扭轉話題提議着。

『是的，明天一早我們還得來這兒集中哩！』有人附議着。

『好，就此散會吧！』大福說：『團結就是力量！你瞧，我們今晚幹得多好呵！尤其是友鳴，以前他還反對參加的哩。』

一陣宏亮的鼓掌聲掩蓋了大福最後那一句話。

是的，我們是快樂的，我們的心早已被未來的美好景色籠罩着了。

在歸家的途上，我的思潮起伏着，我想起了一位作家的話：

『朋友，我相信，到那時，到處都是活躍的創造，到處都是日新月異的進步，歌唱將代替了悲嘆，笑臉將代替了哭臉，富裕將代替了貧窮，康健將代替了疾苦，智慧將代替了愚蠢，友愛將代替仇，殺生之快樂將代替了死之悲哀，明媚的花園將代替了淒涼的荒地……』

呵，明天，多彩的明天，我們快要跟你見面了！



一年的時間又過去了，這多快速的時光呵。

今天，今天是日新月異的進步着，人們苦澀的臉上已偶爾能泛出一絲絲的笑靨。

今天，今天的人類是醒悟了，是有福了！你瞧，他們不分膚色和言語，抱着共同的理想，是多麼和諧與努力地去爲美好的日子而工作着。

今天，堵住在勞資之間的一道厚牆，是應該拆毀的時候了。人類是最智慧的動物，時代的潮流是永遠向前湧進的。如果說，生活在今天的人類，他們對於同類一點也沒有同情心，彼此間絲毫不肯諒解；欺凌，迫害，詐騙，還是他們拿手的好戲，那麼，我將要大聲地呼喊了：人類不配做萬物之靈，最愚蠢的東西就是人類！

今天，面對着菁華這張相片，我有說不盡的感慨，是快樂，是悲哀，是苦悶，是……

菁華和大福已在兩個月前結婚了，他們的生活是很幸福的。

據友人王君說，莉虹和仁才很可能在最近訂婚。對於他們的戀愛經過，因爲自從去年

福海汽水廠工友和資方圓滿地解決事情而攜手合作之後，我爲了生活而奔忙，于是跟他們接近的時間是大不如前了，所以，這件事的發展我是無從知悉的。

×

×

×

×

『哥哥，房間已整理好了，快給我在这上面題些字吧！』妹妹仰起小臉搖撼着我的肩膀，指着她的紀念冊央求着。

『哦！』我從沉思中驚醒過來，慌忙地說：『好的！好的！』

想了好一會，我在妹妹的日記冊上指定的地方寫着：

『新的日曆又出現在我們眼前，

讓我們熱愛着

這可貴而興奮的日子，

負起我們重大的使命，

創造出

多姿多彩的明天！』

初稿于一九五九年

重修于一九六二年五月

後記

在文藝漫長的道路上，我是個剛學爬的小孩，根本談不上有什麼根底，充其量，我只是憑一股傻勁在摸索着，像瞎子摸象一樣，沒有指導是難免會鬧出笑話來的。

「多彩的明天」是我多年前的作品，（雖然最近我曾加以修刪，但大部份都保留原來的面目。）我寫這東西的時候還是個學生，由于生活經驗的膚淺，學識的有限，所以作品的貧乏和幼稚是意料中事。當然，我不敢全歸咎于客觀的環境，我知道本身的不努力是個主要的原因。

這是一篇以第一人稱寫的中篇小說，故事是虛構的，但我不否認這裡面多少有我和我所熟悉的影子。

是的，我是個血氣方剛的年青伙子，我有所愛也有所憎，我常常覺得我要生活得更美麗，也希望其他人也生活得更美滿；我也認爲人與人之間應該擯棄一切成見，一切不應該發生的不愉快事情再也不要發生，爲了彼此的幸福，大家應該把真誠貢獻出來，這麼一來，人類才可以名副其實的稱之爲萬物之靈。所以，我時時刻刻都在追尋着多彩的明天。

這本冊子能夠出版，我應該衷心地感激筆農兄給我大力的幫忙，沒有他，這本冊子恐怕會胎死腹中，洪永炳兄和馮寶珠君很耐心地爲我謄抄稿件，他們的恩情，我將永銘不忘。



李叔鳴

一九六三年元旦於馬六甲

馬華作家二十人集 (印刷中)

——筆農編：小說專輯

筆農君從事文藝工作有年，埋頭苦幹，不遺餘力，大獲讀、作及文化界所推崇，成績斐然，前此已編輯有「文藝列車叢書」、「海燕文藝叢書」、「海鷗文藝叢書」及「六十年代馬華小說叢書」暨「新路戲劇叢書」等，現又積極籌編「馬華作家二十人集」及「馬華新文藝創作選刊」，為我國寂寞文壇培育大量新血，亦為馬華文學史題下光輝的新頁。

本書係筆農君廣約全馬優秀作家精選力作二十篇編集而成，其中包括名震國際文壇的名作家漢素、晉女史及文業如山的前輩作家林參天、韋暈、苗秀、李汝琳、邱絮絮、方北方、于沫我暨年輕力盛的青年作家謝克、馬陽、莽原、宋雅、謝明、吐虹、梅拉女史、劉星、征雁、溫向天、巍萌、林村。全書約二十萬言，逐篇均加插作者親書原稿影印，印刷精美，裝釘雅緻，誠屬文藝界空前盛事，殺青後料當獲各界熱烈支持。



[132]

H. K. \$ 1.60

Published & Printed
in Hong Kong